

12

T ~~612929~~ 67870A

卷之五十五

太子率更令私文能舉士歐陽詢撰

明 律 陵 王元貞校

陸業部

發

管子曰先王者為民興利除害故天下之民歸之所  
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者也

尸子曰有虞氏身有南畝妻有桑田卿農並耕而王  
所以勸耕也

管子曰臣山農百侯時舜往耕亦年歲時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五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產業部

農

田

園

圃

農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管子曰先王者為民與利除害故天下之民歸之所

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者也

尸子曰有虞氏身有南畝妻有桑田神農並耕而王

所以勸耕也

韓子曰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莽年讓畔

史記曰弁爲兒時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  
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耕稼穡之民皆法則之  
漢書曰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  
食之物又曰楊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後  
遡江上處岷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  
以農桑爲業

東觀漢記曰樊重世善農稼好貨殖

**賦**晉束皙勸農賦曰惟百里之置吏各區別而異曹  
考治民之賤職美莫當乎勸農專一里之權擅百家  
之勢及至青幡禁乎游惰田賦度乎頃畝與奪在已

長沮洳口受饒在於肥脯得力在於美酒若場功畢  
租輸至錄社長召閭師條牒所領注列名諱則雞豚  
爭下壺榼橫至遂乃定一以爲十拘五以爲一蓋田  
熱啖行其腹而杜康啞其胃

田

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  
伯仁人也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  
入其朝則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虞芮之君曰嘻  
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以其所爭爲田  
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

田三十畝與伯居伯常耕縱平使游學又曰貢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家資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短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又曰張禹爲人謹厚內殖貨財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漑灌極膏腴又曰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弘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江渭中漑四千五百餘頃因名白渠民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插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華嶠後漢書曰周燮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

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不食

晉中興書曰郭翻少有志操居貧無業起往古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將熟有認之者翻悉推與之

蕭廣濟孝子傳曰原平墓下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農月耕者恒裸原平不欲使慢其墳墓乃歸賣家資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

詩宋陶潛雜詩曰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梁劉孝綽報王永興觀田詩曰重門寂已暮案牘罷  
囂塵輕涼生筍席微風起扇輪浮瓜聊可餐溢酒亦  
成珍復有寒泉井兼以瑩心神睠彼忘言客閑居伊  
洛濱顧已慙困地徒知薑桂辛但願崇明德無謂德  
無鄰

**議**晉陸機大田議曰臣聞隆名之主不改法而下治  
陵夷之世不易術而民怠夫商人逸而利厚農人勞  
而報薄道農以利則耕夫勤節商以法則游子歸

**論**魏王粲務本論曰古者之理國也以本爲務八政  
之於民也以食爲首是以黎民時雍降福孔皆也故

仰司星辰以審其時俯耕籍田以率其力封祀農稷  
以神其事祈穀報年以寵其功設農師以監之置田  
畯以董之黍稷茂則喜而受賞田不墾則怒而加罰  
都不得有游民室不得有懸柵野積踰冬奪者無罪  
場功過限竊者不刑所以競之於閑藏也先王籍田  
以力任力以夫議其老幼度其遠近種有常時耘有  
常節牧有常期此賞罰之本種不當時耘不及節牧  
不應期者必加其罰苗實踰等必加其賞也農益地  
辟則吏受大賞也農損地狹則吏愛重罰天火之災  
人也甚於怠農慎火之力也輕於秬耘通邑大都有

嚴令則火稀無嚴令則燒者數非賞罰不能齊也

園

易曰賁于丘園

詩曰樂彼之園又曰園有桃又曰無踰我園又曰遊

于北園

子建詩曰清夜遊西園

古詩曰鬱鬱園中柳

說文曰樹果曰園樹菜曰圃

莊子曰漢陰丈人灌園鑿隧而入井

韓子曰昔彌子瑕有寵於衛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

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

文記曰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又曰董仲舒下

帷講誦三年不觀於舍園

漢書曰和帝詔有司自京師果園悉假與貧人

國語曰趙簡子田於嬖嬖園名

三秦記曰漢武有名園曰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

五升名舍消

漢書曰明帝詔先帝時靈芝生芳林園中自吾建成

承露已來甘露復降芳林園

淮南子曰夫臨江之鄉其人汲水以漑其園江水弗

滅也又曰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斲園有螿蟲藜藿爲之不采

謝承後漢書曰法真隱居大澤講論術藝歷年不問園圃又曰吳祐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弘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讀之音甚奇之與爲友宏卒成儒宗知名東夏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華陽國志曰何隨家養竹園人盜其笋隨行遇見恐盜者覺怖走入傷其足挈履徐步而歸

桂陽先賢記曰蘇統嘗除門庭有衆賓來統告母曰

人招統去已種藥著後園梅樹下可治百疾一藥愈一人賣此藥過足供養

魏志曰明帝起景陽山於芳林園中又曰京城內有園患無水傳玄先生乃作翻車令童轉之灌水更入其功百倍

向秀別傳曰秀常與呂安灌園於山陽收其利以供酒食之費

晉宮閣名曰洛陽有瓊圃園靈芝園石祠園鄴有鳴鵠園蒲萄園華林園

世說曰簡文帝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



藝文類聚 卷之六十五  
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覺鳥獸禽魚自來  
親人又曰王子敬入會稽經吳門顧辟疆有名園先  
不識主人遙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飲園中而王  
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傷若無人顧勃然曰不足齒之  
舍爾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坐輿上展轉顧望而僕  
從不至遂移時又曰管寧華歆園中鋤菜見地有片  
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之

法顯記曰舍衛精舍東北六百里毗舍佉母作精舍  
請佛及借此處故在祇洹舍大園落有二門一門東  
尚一北向此園即須達長者布金錢買地處也精舍

中央佛住此處最久說法度人經行坐處亦盡起  
塔皆有名字又曰拘夷那竭城東行到毗舍離城北  
有大林重閣精舍佛住處及阿難半身塔其城裏本  
菴婆羅女家爲佛起塔今故在城南二里道西菴婆  
羅女以園施佛住處

詩 晉陶潛雜詩曰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澤十  
餘畝草屋八九間餘竹蔭後檐桃李羅堂前結廬在  
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  
籬下悠然望南山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  
憂物遠我達世情

宋謝靈運還舊園詩曰浮舟千仞壑摠轡萬尋巔流  
沫不足險石林豈爲艱夫子昭情素探懷授往篇  
宋謝莊北宅祕園詩曰夕天霽晚氣輕霞澄暮陰微  
風清幽幌餘日照青林收光漸窓歇窮園自荒深綠  
池翻素景秋槐響寒音伊人倘同愛絃酒共棲尋  
齊竟陵王遊後園詩曰託性本禽魚栖情閒物外蘿  
徑轉連綿松軒方杳藹丘壑每淹留風雲多賞會  
齊王儉春日家園詩曰徙倚未云暮陽光忽已收羲  
和無停晷壯士豈淹留萋萋老將至功名竟不修稷  
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撫躬謝先哲解紱歸山丘

梁簡文帝游韋黃門園詩曰息車冠蓋里停轡仲長  
園簷疎遠興積賓至羽觴繁又夜遊北園詩曰星芒  
侵嶺樹月暈隱城樓暗花舒不覺明波動見流又臨  
後園詩曰隱淪遊少海神仙入太華我有逍遙趣中  
園復可嘉千株同落葉百尺共尋霞

梁元帝遊後園詩曰暮春多淑氣斜景落高春日照  
池光淺雲歸山望農入林迷曲經度渚躍危峰又晚  
景遊後園詩曰高軒聊騁望煥景入川梁波橫山渡  
影雨罷葉生光日移花色異風散水文長

梁沈約宿東園詩曰槿籬疎復密荆扉新且古

鳴風飈草根積霜露驚麈去不息征鳥特返顧茅棟  
嘯愁鴟平岡走寒兔夕陰帶層阜長烟引輕素文行  
園詩曰寒瓜方卧壘秋菰亦滿陂紫茄紛爛漫綠芋  
鬱參差初菘回堪把時韭日離離

**賦**漢枚乘梁王兔園賦曰修竹檀欒夾池水旋兔園  
並馳鸛鶚鷓鴣翡翠鳩鵲巢枝穴藏被塘臨谷聲響  
相聞啄尾離屬於是晚春早夏邯鄲襄國相與雜沓  
而往款焉高冠扁焉長劔閑焉左挾彈焉右執鞭焉  
日移樂棄遊觀西園從容安步鬪雞走兔俛仰鈞刻  
煎熬包炙極樂到暮若夫采桑之婦連袖方路

齊謝朓遊後園賦曰積芳芳選木幽蘭芳翠竹上蕪  
蕪芳陰景下田田芳被谷左蕙畹芳彌望右芝原芳  
寫目山霞起而削成水積明以經復於是敞風闢之  
藹藹聳雲館之迢迢周步檐以升降對玉堂之次寥  
爾乃日栖榆柳霞照夕陽孤蟬已散去鳥成行惠風  
湛芳帷殿肅清陰起芳池館涼

梁裴子野遊華林園賦曰諒無庸於殿省且栖遲而  
不事譬籠鳥與池魚本山川而有思伊暇日而容與  
時遨遊以蕩志正殿則華光弘敞重臺則景陽秀出  
赫奕暈煥陰臨鬱律絕塵霧而上征尋雲霞而蔽日

園

經增城而斜趣有空巖之石室在盛夏之方中曾匪  
風而自慄溪谷則沱潛派別峭峽則險難壁立積峻  
竇溜闌干草石苔蘚駁犖叢攢旣而登望徙倚臨遠  
憑空廣觀逖聽靡有不通

梁江淹梁王兔園賦曰或重古輕今者僕曰何爲其  
然哉無知音則已矣聊爲古賦體以奮枚叔之製云  
於是金塘緬演綠竹被坂繚繞青翠若近復遠水鳥  
鴛鵝鸕鷀雛鴈上飛衡陽下宿沔漢十五五忽合  
而復散於是大夫之徒稱詩而歸春陽如晚朱華未  
稀卒逢邯鄲之女蕙色玉質綺裳下見錦衣上出

周庾信小園賦曰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  
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豈必連闥洞房南陽樊  
重之第綠梓青瑣西漢王公之宅余有數畝弊廬寂  
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  
求朝夕之利潛岳面城且見閒居之樂爾乃窟宅徘徊  
聊同鑿坯琴號珠柱書名玉杯有棠梨而無館足  
酸棗而非臺猶得欹側八九丈從斜數十步榆柳三  
兩行梨桃百餘樹掇蒙密兮見窓行欹側兮得路蟬  
有蒼苔不鳴雉無羅兮何懼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  
爲匱覆水有堂坳崎嶇兮狹室穿漏兮茅茨檐直倚

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坐帳無鶴支牀有龜鳥多閑  
暇花隨四時心則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一寸二  
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離披落格之藤爛熳無叢之  
菊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爲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  
谷誠偃息於茂林乃久羨於抽簪雖有門而常閉實  
無水而恒沈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  
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薄晚閑閨老幼相携蓬頭王  
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樹搔搔而風急天慘慘而雲  
低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而蟬啼昔早濫而吹嗟藉  
文言而慶餘門有通德家藏賜書遂山崩川竭冰石

瓦裂關山則風月悽愴龍水則肝腸斷絕百齒兮倏  
忽菁華兮已晚不雪鴈鳴之羈先念房陵之遠非淮  
海兮可變非金丹兮能轉不曝骨兮龍門終低頭兮  
馬阪

**頌**晉潘尼後園頌曰芒芒在昔悠悠結繩太樸未散  
玄化霑疑羲皇繼踵三代相承五德更王文質迭興  
天命匪諶祐謙輔信乃眷我皇光有大晉應期納祚  
天人是順和氣四充惠澤旁潤神祇告祥四靈效質  
遊龍升雲儀鳳翳日甘露晨流醴泉湧溢華夏既寧  
八荒靜謐人亦有言吾何以休乃延卿士從皇以遊

長筵遠布廣幕四周嘉肴惟芳旨酒思柔巖巖峻岳  
湯湯玄流翔鳥鼓翼游魚載浮明明天子肅肅庶官  
文士濟濟武夫桓桓講藝華林肆射後園威儀既具  
弓矢斯閑恂恂謙德穆穆聖顏賜以宴飲詔以話言  
黍稷既登貨財既豐仁風潛運皇化彌隆征夫釋甲  
戰士罷戎遐夷慕義絕域望風無或慢易在始慮終  
無或安逸在盈思冲

引謝莊懷園引曰鴻飛從萬里飛飛河岱起辛勤越  
霜露聯翩沂江汜去舊國違舊鄉舊海悠且長迴首  
瞻東路延翮向秋方登楚都入楚關楚地蕭瑟楚山

寒歲去冰未已春來鴈不還風蕭幌兮露濡庭漢水  
初綠柳葉青朱光藹藹雲英英離禽啾啾又晨鳴菊  
有秀兮松有蕤憂來年去容髮衰流陰逝景不可追  
臨堂危坐悵欲悲試託意兮向芳蓀心綿綿兮屬荒  
樊想綠蘋兮已冒沼念幽蘭兮已盈園天桃晨暮發  
春鶯旦夕喧青苔蕪石路宿草塞蓬門

詠晉湛方生遊園詠曰諒茲境之可懷究川阜之奇  
勢水窮清以徹鑒山鄰天而無際乘初霽之新景登  
北館以悠矚對荆門之孤阜傷漁陽之秀岳乘夕陽  
而含詠杖輕策以行遊襲秋蘭之流芬幙長猗之森

修任緩步以升降歷丘墟而四周智無涯而難恬性  
有方而易適差一豪而遽乖徒理存而事隔故羈馬  
思其華林籠雉想其臯澤矧流客之歸思豈可忘於

疇昔

**啓**梁張纘謝東宮賚園啓曰性愛山泉頗樂閑曠雖  
復伏膺堯門情存魏闕至於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  
辨常願卜居幽僻屏避喧塵傍山臨流面郊負郭依  
林結宇憩桃李之夏陰對徑開軒采橘抽之秋實而  
王畿陸海畝號一金涇渭土膏豪傑所競徙居好時  
必待使越之裝別館河陽亦資牧荆之富比園左帶

平湖傳千頃右臨長薄清潭百仞前逼逸陌朝夕  
爽塏後望鍾阜表裏烟霞每騰春迎夏華卉競發昔  
秋向冬雲物澄霽歸瞰戶牖不異登臨升降堦墀已  
窮歷覽舟楫所屆累日不能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  
不能喻其美

圃

毛詩曰九月築場圃又曰折柳樊圃

傳曰晉侯取薦氏之圃以爲圃

論語曰樊遲請學爲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列子曰三畝之圃不能耘

楚詞曰忽死蘭圃楚有蕙圃

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即懸圃也

淮南子曰崑崙山有曾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懸圃

涼風在崑崙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滿足潢水

穆天子傳曰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温和無風飛鳥百

獸之所飲先王之所謂懸圃

**詩**梁庾肩吾從皇太子出玄圃詩曰春光起麗譙

履步山楸閣影臨飛蓋鶯鳴入洞簫水還登故渚樹

長蔭前橋綠荷生綺葉丹藤上細苗顧循慚振藻

用擬瓊瑤

**銘**陳江揔玄圃石室銘曰僊巖石楡僊宇石牆地云

正域道示修羊紫烟碧露絳雪玄霜廣成不踐王烈

未翔移華甲觀徒構震方遠跨飛梁俛臨倒景瓊蓋

珠樹金階玉井映日分暉搖風共影岫濃翠合林虛

桂靜朔去偷桃董來貨杏檐非刻削戶恣登臨迎春

花近避暑涼深秋雲卷闔冬霰停陰桐棲鳳采竹化

龍吟輕飛亂色激溜成音天縱儲睿生知作兩弦誦

餘隙仁智為賞河曲停遊洛濱息往祥梨吐秀瑞燕

流響一物或鑄萬國斯仰

蠶



禮記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  
十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  
桑于公桑又曰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桑以勸蠶事  
蠶事既登分繭稱絲以供郊廟之服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后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來  
觀視內以爲娛樂外以先女功  
續漢書曰貴人助蠶瑋釵加簪珥又曰光武建武  
二年野蠶成繭野民收其絮

玄中記曰大月氏有牛名曰日及割取肉一二斤明  
日瘡愈漢人入國示之以爲珍異漢人曰吾國有蟲  
大如小指名曰蠶食桑葉爲人吐絲外國復不信有  
之

古今注曰元帝永元四年東萊郡東半山有野蠶爲  
繭繭生蛾蛾生卵卵著石收得萬餘石民以爲蠶絮  
賦晉楊泉蠶賦曰惟陰陽之產物氣陶化而播流物  
受氣而含生皆纏綿而自周伊夫蠶之爲物功巨大  
而弘優成天子之袞冕著皇后之盛服昭五色之玄  
黃作四時之單復是以王者貴此功焉使皇后命三  
宮之夫人又世婦之吉者親桑于北宮二月初吉遂  
布令於天下百辟兆民使咸務焉是以仲春之月吉

日庚午既差我馬惟蠶之祖編使童男作以童女温  
室既調蠶母入處陳布說種采和得所晞用清明浴  
用穀雨爰求柔桑切若細縷起止得時燥濕是候道  
遙偃仰進止自如仰似龍騰伏似虎趺員身方腹列  
足雙俱昏明相推日時不居粵召役夫築室于房于  
房伊何在庭之東東愛日景西望餘陽既酌以酒又  
挹以漿壺殮在側敷修在旁我鄰我黨我助我康於  
是乎蠶事畢矣大務時成閣紆卷簿灑掃宮庭蠶母  
須飾從容自寧至于再宿三日乃開闔啓房是瞻是  
觀方者四張員者紆盤縱者相屬橫者交連分薪柴

而解著繭絲互而相攀競以挈攫再笑再言情者悅  
而忘懈劣者勉以增勤是月也天子以大牢之禮獻  
繭于寢廟皇后親繰三盆然後辨於夫人世婦至于  
百辟卿士下及兆民咸趨繰事爾乃絲如凝膏其白  
伊雪以爲衣裳冠冕服飾禮神納賓各有分職以給  
百禮罔不斯服夫功也起於綿綿成於翼翼頌之難  
周論之罔極殷斯勤斯如何勿憶

織

毛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魏志曰中山恭王褒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儉

約勃妃妾紡績織絰習爲家人之事

博物志曰近世有居海渚者每年八月有浮查來此人乃立於槎上忽忽不覺晝奄至一處有城郭屋舍望室中多見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驚問此何處荅曰君可詣蜀問嚴君平

搜神記曰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績織

詩古詩曰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織濯素手札札弄機杼

梁簡文帝詠中婦織流黃詩曰翻花滿階砌愁人獨上機浮雲西北起孔雀東南飛調絲時繞腕易躡乍

牽衣鳴梭逐動釧紅粧映落暉

梁劉孝威在郟縣遇見人織寄婦詩曰妖姬含怨情織素起秋聲度梭環玉動踏躡佩珠鳴經稀杼澁緯斷恨絲輕蒲萄始欲罷鴛鴦猶未成雲棟共徘徊紗窓相向開窓踈眉語度紗輕眼笑來矐矐隔淺沙的的見粧華鏤玉同心藕雜寶連枝花紅巾向後結金簪臨髮斜機頂挂流蘇機傍垂結珠青絲引伏兔黃金繞轆轤艷采裙邊出芳脂口上渝百城交問遺五馬共踟躕直爲閨中人守故不要新夢啼漬花枕覓淚濕羅巾獨眠真自難重衾猶覺寒逾憶疑脂緩

彌想橫塵歡行驅金絡騎歸就城南端南端稍有期  
想子亦勞思羅襦久應罷花釵堪更治新粧不點黛  
余還自畫眉

陳徐陵詠織婦詩曰織織運玉指脉脉正蛾眉振躡  
開交縷停梭續斷絲簷前初月照洞戶朱帷垂弄機  
行掩淚彌令織素遲

陳蕭銓賦婀娜當軒織詩曰東南初日照秦樓西北  
織婦正嬌羞綺窓猶垂翡翠幌珠簾半上珊瑚鈎新  
粧入機映春牖弄杼鳴梭挑織手何曾織素讓新人  
不掩流蘇推中婦三日五匹未言遲衫長腕弱繞輕

絲綾中轉躡成離鵠錦上迴文作別詩不惜紈素同  
霜雪更傷秋扇篋中辭

**賦**後漢王逸机婦曰帝軒龍躍庶業是昌俯覃聖思  
仰覽三光爰制布帛始垂衣裳於是取衡山之孤桐  
南岳之洪樟結靈根於盤石託九層於岩傍性條暢  
以端直貫雲表而剴良儀鳳晨鳴翔其上怪獸羣萃  
而陸梁於是乃命匠人潛江奮驥踰五嶺越九岡斬  
伐剖析擬度短長勝復迴轉尅像乾形大匡淡泊擬  
則川平光爲日月蓋取昭明三軸列布上法台星兩  
驥齊首儼若將征方員綺錯微妙窮竒蟲禽品獸物

有其宜免耳跼伏若安若危猛犬相守竄身匿蹄高樓雙峙下臨清池遊魚銜餌澆爵其陂鹿盧竝起織繳俱垂一往一來匪勞匪疲於是暮春代謝朱明達時蠶人告訖舍罷獻絲或黃或白蜜蠟凝脂織織靜女經之絡之爾乃窈窕淑媛美色貞怡解鳴珮釋羅衣披華幕登神机乘輕杼覽牀帷動搖多容俯仰生姿

晉楊泉織机賦曰伊百工之爲技莫机巧之最長似人君之列位象百官之設張立匡郭之制度如城隔之負方應萬机以布錯實變態之有章是以孟秋之

月首殺庶物工民呈材取彼椅梓貞幹修枝名匠騁工美乎利器心暢体通膚合理同規矩盡法因事作容好無不媚事無不供於是乎女工就素絲輕貫綜紀簡姦清織女揚翬美乎如芷麗姿妍雅動有令光足閑蹈躡手習檻匡節奏相應五聲激揚濁者含宮清者應商和聲成柔慷慨成剛屈申舒縮沈浮抑揚開以厭間闔以高梁進以懸魚退以俠彊氣變相應陰感乎陽僴僴不及進却頡頏事物之宜法天之常旣合利用得道之方

鍼

吳書曰虞翻年十二有客詣翻兄不遇之翻乃與客書曰磁石不受曲鍼

**賦**楚荀况鍼賦曰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堂室無知無功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已能合從又善連橫下覆百姓上飾帝王漢曹大家鍼縷賦曰鎔秋金之剛精形微妙而直端性通遠而漸進博庶物而一貫惟鍼縷之列迹信廣博而無原退透迤以補過似素絲之羔羊何斗筭之足筭咸勒石而升堂

市

列子曰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魯連子曰孟嘗君逐於齊

譚子曰富貴則就貧賤則去此物之必至而理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市朝則盈夕則虛非朝愛而夕則憎之也勢使然

漢書曰楚王戊與吳通申公白公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杵臼椎春於市又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又曰司隸校尉解光奏王根曰縱

橫恣意大治室第中立土山而立兩市殿上赤墀戶  
下青瑣

東觀漢記曰樊重治家產業起廬舍高樓連閣陂池  
灌注竹木成林閉門成市

華嶠後漢書曰宋登爲汝陰令爲政明能號稱神父  
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漢名臣奏曰太尉屬應劭等議以爲鮮卑隔在漠北  
犬羊爲羣無君長帥廬落之居又其天性貪而無信  
故自漢興于茲數犯障塞且無寧歲更民創禁不與  
交關唯至胡市乃成靡服非畏威懷德實玩中國珍

異之故耳

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舊有二市一曰金市在宮西  
大城內

**詩**梁庾肩吾看放市詩曰旗亭出御道游目暫迴車  
旣非隨舞鵠聊自入看書懸龜識季主觴酒見相如  
日中人已合黃昏故未疎

陳張正見賦得日中市朝滿詩曰雲閣綺霞生旗亭  
麗日明塵飛三市路蓋入九重城竹葉當壚滿桃花  
帶綬輕唯見爭名利安知大隱情

**教**梁簡文帝移市教曰臨淮作守白鹿隨而忘反蕭

善文類聚 卷之三  
令解綬黃雀從而歸况復衛卒遮車追民擁榜瞻  
言前古眇愧弘多吾旅泊東川阻茲涸水日中摠會  
交貿遷移雖樊無外取要得所求而旗亭舊體自有  
常處不容近違孔奮遠逐曹參正恐舊肆盈虛或成  
彫廢

周庾信荅移市教曰昔張楷碩儒尚移弘農之市宜  
官妙篆猶致酒壚之客况復德摠郇周聲高梁楚希  
風慕義之士舉袂成帷臥轍反車之流磨肩相接遂  
使玉克閱市之處遠出荒郊石苞販鐵之所翻臨涯  
听聖德謙虛未忘喧湫欲令吹簫舞鶴還反舊鄽賣

上屠羊請辭新聞而交貿之黨好留函岐之衆難遣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六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陵 王元貞校

產業部

田獵

錢

田獵

禮記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曰乾豆二曰賓

客三曰充君之庖三田者夏不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

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

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當為綏有虞氏之旗也大夫殺則止

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佐車驅逆之車又曰獺祭魚然後

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  
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  
不卵不覆巢

毛詩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  
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  
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六韜曰文王卜田于渭陽將大得非熊非羆天遺汝  
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大吉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  
田馬于渭之陽見呂尚坐以漁文王勞而問焉

穆天子傳曰天子獵于滲澤得白狐玄貉以祭宗

河宗

晏子曰景公田十有八日不反晏子往見而衣冠  
正公望見晏子下車急曰夫子何遽得無有故乎對  
曰國人皆謂君安野而好獸無乃不可乎公曰寡人  
有吾子猶心之有四肢也有四肢故心有佚寡人有  
吾子故寡人佚也晏子曰若心有四肢而得佚則可  
令四肢無心乎公乃罷田而歸

莊子曰梁君出獵見白鴈羣下穀弩欲射之道有行  
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  
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  
他人對曰昔宋景公時大旱卜之必以人祠乃雨景

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爲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雨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大雨何也爲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君以白鴈故以欲射殺人主君譬人無異於豺狼也梁君乃與龍上車歸呼萬歲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韓子曰孟孫獵得麇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麇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爲其子傅曰天子不忍麇又且忍吾子乎

國策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具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雨君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不一會期哉乃往自罷之魏於是始強

史記曰田叔爲魯相魯王好獵相常從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聞之不大出遊

魏志曰文帝將出獵鮑勛上疏諫帝手毀其疏而竟行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與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

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又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况  
獵暴華盖於原野因奏擘佞諛不忠

江表傳曰曹公與孫權書云近者奉辭代罪旌麾南  
指劉琮束手今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

王隱晉書曰魏舒少生財著韋衣入山澤每獵獲大

世說曰孫盛爲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第三兒齊  
莊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莊時年七八歲庾公  
謂曰君兒亦復來乎應聲荅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

遇

吳地記曰長洲在姑蘇南太湖北岸闔閭所遊獵處

也吳先主使徐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願越橫

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吾志足矣

詩周王褒和張侍中看獵詩曰上林冬狩反回中講  
射歸還登宣曲觀更獵黃山圍嚴冬桑柘慘寒霜馬  
騎肥縹盧隨兎起高鷹接雉飛獨嗟來遠客辛苦倦  
邊衣

陳張正見和諸葛覽從軍遊詩曰治兵耀武節縱獵  
駭畿封迅騎馳千里高且起百重騰麕斃馬足饑  
落劔鋒雲恨飛燒火鳥道絕禽蹤方羅四海俊聊以  
習軍容

賦漢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  
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  
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先生曰今日田樂乎  
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王之欲誇  
僕以車騎之衆而僕答以雲夢之事曰可得聞乎子  
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蒲澤  
罟網彌山掩兎麟鹿射麋腳麟鷲於鹽浦割鮮染輪  
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王之獵孰與寡人  
僕對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  
所見蓋持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

中山焉其山則盤紆弗鬱岑峯參差日月蔽虧交  
錯糾紛上干青雲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萑若射干芎  
藭菖蒲芷薤蘼蕪其高燥則生葳薜苞荔薜莎青蘋  
其卑濕則生藏菰蒹葭東蔭雕胡其西則有涌泉清  
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北則  
有陰林巨樹榭栴椹桂椒木蘭檠離朱楊其上則  
有鵠雛孔鸞騰遠射干楚王乃駕馴駁之駟乘雕玉  
之輿靡魚鬚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陽子驂乘娥阿  
爲御按節未舒卽凌狡獸蹴蛩蛩躡距虛軼野馬轉  
駒駘乘遺風射遊騏弓不虛發中必決背洞胷逆披

絕乎心繫於是鄭女曼姬被阿緡投紵綺羅垂  
霧縠飛襪垂髻扶輿倚靡錯翡翠之歲黹繆繞玉綬  
耿耿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掩  
翡翠射駿驥怠而後發遊于清池浮文鷁揚旌柁張  
翠帷建羽蓋網瑋瑁鉤紫貝縱金鼓吹鳴籟榜人歌  
聲流唱涌泉起奔物會磊石相擊碾碾磔磔若雷霆  
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於是楚王登陽雲之臺泊乎  
無爲淡乎自持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臣竊  
觀之齊殆不如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且齊東  
渚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海游孟

諸侯以肅慎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彷徨  
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蒂芥然在  
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  
是以王詞不復何爲亡以應哉又上林賦亡是公子  
聽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且齊楚之  
事又焉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乎天子之  
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  
始灞漭出入涇渭鄠鎬潦滴紆餘逶迤經營乎其內  
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於是乎蛟龍赤螭鯁  
鱗漸離鯢鱗鯪禺禺魼鯨捷鱗掉尾振鱗奮翼潛

處乎深巖明月珠子的礫江靡蜀石黃磳水玉磊砢  
鴻鷗鵠鴟駕鷺屬玉羣浮乎其上升淫汎濫隨風澹  
澹與波搖蕩掩薄水渚深林巨木巉巖參差九巖崿  
辟南山峩峩掩以綠蕙被以茫離糝以藤蕪雜以留  
夷布結縷摺芡莎揭車蘅蘭橐本射干芷葦囊荷葳  
橙若蓀鮮支黃礫蔣芊青蘋布濩閎澤延蔓太原於  
是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棖壁  
璫輦道纒屬步櫚周流長途中宿俛杳眇而亡見仰  
攀撩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闈宛虹地於楯軒於是乎  
盧橘夏熟黃甘橙棗批杷燃柿棗楊梅櫻桃蒲萄

隱天莫棟揚翠葉抗紫莖發紅華秀朱榮煌煌  
燭燿鉅野菁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虬拖蜺  
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遊孫叔奉轡衛公驂乘江河  
爲陞太山爲櫓車騎雷起殷天動地生貔豹搏豺狼  
手熊羆足野羊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  
而倒然後侵淫促節倏復遠去流離輕禽驚履狡獸  
擇肉後發先中命處拂鷺鳥捎鳳凰捷駕雛掩鷓鴣  
廢石關歷封岱過鳩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  
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細柳於是遊戲懈怠置酒  
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

之虞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  
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巴俞宋蔡淮南干遮文成  
顛歌族居逝奏金鼓迭起鏗鎗闐鞞洞心駭耳荆吳  
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侈衍之音鄢郢繽紛  
激楚結風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閑都  
靚粧刻飾嫵媚嬌弱皓齒燦爛宜笑的礫色授魂與  
心愉於側酒中樂酣天子曰嗟乎此太奢侈於是歷  
吉日以齋戒襲朝衣垂法駕建華旗鳴玉鑾遊於六  
藝之圃馳騫仁義之途脩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  
漢楊雄羽獵賦曰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

禦宿昆吾傍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  
東周衰數百里聊因校獵以風玄冬季月天地隆烈  
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閭闔儲積其峙戎卒  
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鄠鎬營合圍會  
先置乎長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荷垂天之罩張竟  
罃之罟靡日月之木竿曳彗星之飛旗渙若天星之  
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立歷天之旗  
曳捎星之旒霹靂列缺吐火施鞭車騎雲會登降閣  
謁泰華爲旗熊耳爲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於是鳥  
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禽殫中衰相



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  
瞰目盡西暢二涯隨珠和氏焯爍其波方推夜光之  
流離剖明月之珠胎於茲乎鴻生鉅儒修唐典匡雅  
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響忽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  
誼動於南鄰

後漢張衡羽獵賦曰皇上感天威之繆烈思太昊之  
觀虞虞人表林麓而廓萊藪翦荆梓而夷榛株於是  
鳳皇獻歷太僕駕昆蚩尤先驅雨師清路山靈護陣  
方神蹕御羲和奉轡弭節西征翠蓋葳蕤鸞鳴礧玲  
山谷爲之澹淡丘陵爲之簸傾於是皇輿綢繆

容與抗天津於伊洛負遙集乎南圃大詔獵者竟  
長驅輕車飈厲羽騎電驚霧合雲集波流雨注馬蹂  
麋鹿輪麟雉兎弓不妄彎弩不虛舉鳥驚絳羅獸與  
矢遇

魏文帝校獵賦曰長鍛紉霓飛旗拂天部曲按列什  
伍相連跣如叢林動苦崩山超崇岸之曾崖厲障滋  
之雙川列翠星陳戎車方轂風迴雲轉埃連飈屬雷  
響震天地譟聲蕩川岳遂躡封豨籍塵鹿稍飛爲接  
鸞爲聚者成丘陵散者闔溪谷流血赫其丹野羽毛  
紛其翳日考功效績班賜有叙授受甘包飛酌清醕

割鮮野烹舉爵鳴鼓鑿輿促節騁轡迴翔望爵臺而  
增舉涉幽壑之花梁

魏王粲羽獵賦曰相公乃乘輕軒駕四輅駙流星屬  
繁弱選徒命士咸與竭作旌旗雲旒鋒刃林錯揚暉  
吐火曜野蔽澤山川於是摧蕩草木爲之摧撥禽獸  
振駭魂亡氣奪與頭觸系搖足遇捷陷心裂胃潰腦  
破顙鷹大競逐奔奔罪罪下鞞窮縶搏肉噬肌墜者  
若坻清野滌原莫不殲夷

魏應場西狩賦曰伊炎漢之建安飛龍躍乎天衢皇  
宰弈而陶運樹匡翼而大摹盪無妄之氛穢揚威靈  
乎八區開九土之舊迹暨聲教於海隅時霜凄而海  
野寒風肅而川逝草木紛而搖蕩鷺鳥別而高厲旣  
乃揀吉日練嘉辰清風矢戒屏翳收塵於是魏公乃  
乘彫輅駟飛黃擁簫鉦建九幢按轡清途颯沓風翔  
於是圍網周合雷鼓天震千乘長羅萬表星陳雙翼  
伉旌八校祖分長燧電舉高煙蔽雲爾乃徒輿並興  
方軌連質驚飈四駭衝禽驚溢騁獸塞野飛鳥蔽日  
爾乃赴玄谷陵崇岵俯掣奔猴仰捷飛猿雲幕被於  
廣野京燎照乎平原醴魚充給洪施普宣又馳射賦  
曰於是陽春嘉日講肆餘暇將逍遙於郊野聊娛遊

於騁射延賓鞠旅星言夙駕樹應鞞於路左建丹旗  
於表路羣駿籠於衡首咸皆騶裊與飛勉爾乃結翻  
侔齊倫匹良樂授馬孫臆調駟籌筭克明班次均壹  
左攬繁弱右接湛衛控滿流睇應弦飛碎旛動鼓震  
譟聲雷潰重破累礮流景倏忽紛紜絡驛次授二八  
驂騶激騁神足奔越終節三驅矢不虛發進截飛鳥  
顧摧月支須紆六鈞口彎七規觀者并氣息而傾竦  
咸側企而騰移爾乃縈迴盤厲按節和旋翩翩神厲  
體若飛仙弈弈駢牡既佶且閑揚驅沛艾蠖略相連  
晉夏侯湛獵兔賦曰爾乃乘露箱御良馬循又接於

廣漠弓矢連於曠野端眺蒿萊摘肝榛穢落日攢  
傍窺翁奮視冕兔之所隱乃精望而審發弦絕箭激  
驚伏並斃搜鱗危險覓歷岡阜留魯挂於重林疏且  
結於通藪密驚視於草間暫見之於蒙耳擬以銳安  
規以良弓覩毫末而放鏃乃殪之於窟中或紛歛以  
驚鷲影跳竦而揚白摧輕足之熒熒振遊形之躍躍  
弓不暇彎且不及幕爾乃鷹鷂翻以飄揚勁翼謾而  
下猗馬釋控以長騁鬱騰虛而陵厲翕習於迴阻之  
間繞繚於山澤之際盤迂遊田其樂泄泄心既倦兮  
日遷命輿駕兮將還息徒蘭圃秣驥華田日送歸波

手揮五絃優哉遊哉聊以永年

晉潘岳射雉賦曰涉青林以遊覽樂羽族之羣飛聿  
彩毛之英麗有五色之名翬厲耿介之專心張猛毅  
之姱姿於時青陽告謝朱明肇授靡木弗滋無草不  
茂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麥漸漸以擢芒雉  
鳴鳴而朝雉鬱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爾乃侯  
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摘朱冠之艷赫敷藻翰  
之陪鯁或廢或啄時行時止班尾揚翹雙角特起應  
叱愕立躍身竦峙捧黃間以密鼓屬剛挂以潛擬山  
驚悍害森迅已甚擊牙低鏃心平望審毛體摧落覆

若碎錦逸羣之儻擅場挾兩櫟雌妬異倏來忽往於  
是筭分鏃商遠近揆懸刀騁絕伎當味值曾裂膝破  
觜若乃耽盤流遁放心不移樂而無節端操或虧比  
老氏之所誠而君子之所不爲

啓梁沈約爲皇太子謝賜御所射雉啓曰輕鑿微動  
密翳徐張黃間所發矢無虛發南皮之獲未足稱工  
臣任惟守器事隔陪奉天慈曲降賜物頒禽

釣

呂氏春秋曰太公釣於滋泉文王得而王

說苑曰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

與農人言農人者古之老賢人也謂望日子將復釣  
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  
初百得鮒次得鯉剗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于齊望  
知當貴

毛詩曰其釣維何維絲伊緝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論語曰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墨子曰釣者之恭非爲魚也餌鼠以肉非愛之也  
楚辭曰以直針而爲釣維河魚之能得

呂氏春秋曰善釣者引魚于千仞之下餌香也

詩陳陰鏗觀釣詩曰澄江息晚浪釣侶拙輕舟

遙濺水滄浪終滯游

賦晉潘尼釣賦曰抗余志於浮雲樂余身於蓬廬尋  
渭濱之遠迹且游釣以自娛左媛脩竹右縱飛綸金  
鈎厲鉅甘餌垂芬衆鯤奔涌游鱗橫集觸餌見擒值  
鈎被執長繳繽紛輕竿翕熠雲往颺馳光飛電入躍  
靈未及驚策蓋以獲其數十且夫燔炙之鮮煎熬之  
味百品千變殊芳異氣隨心適好不可勝記乃命宰  
夫膾此潛鱗電割星流芒散縷解隨風離鏗連翩雪  
累西戎之蒜南夷之薑酸鹹調適齊和有方和神安  
體易思難忘

錢

漢書曰凡贄金錢布泉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太

公為周立九府圓法

圓即錢也

六韜曰武王入殷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

史記曰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貴以百金償之

偏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

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

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

矣又曰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

或二百或五百蕭

何獨以五侯益封二千戶以獨贏二錢又曰單父人

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傑吏聞令

有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不滿千

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始為謁者曰

賀錢萬貫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

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座蕭何曰劉

季故多大言者矣又曰上使善相者相鄧通曰當貧

饑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謂貧於是賜通蜀嚴

道銅山得自鑄錢號鄧氏錢布天下又曰漢興七十

餘年之間國家無事廩庾皆滿而庫府餘貨財京師

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較又曰安息國以銀為

錢如王面

漢書曰武帝時公卿請令京師鑄官錢赤仄

以赤銅為其

一當五官用非赤仄不得行

俗所謂紫緝錢

又曰東方朔云

休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給錢百三十臣朔長九尺

餘亦一囊粟錢二百四十又曰張安世父子封侯在

位太盛乃辭不受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

萬數

都安王藏官

東觀漢記曰光祿勳杜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方

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持一匹馬遺林曰朋友有車

馬之饋可以修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

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食祿祿出常有餘

今奉錢五萬接受之謂兒曰當以此為法林所以勝

我者也又曰馬援在隴西上書曰富民之本在於食

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天下賴其便又曰鄭均兄為縣

游擊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出作歲餘得數

萬錢歸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

兄感其語遂有廉潔稱

汝南先賢傳曰平輿闕敞為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

被徵以奉錢百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常舉家

患死唯有孤孫九歲臨死語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

闕敞孫長大來求敞敞見之悲喜取錢盡還之孫曰  
祖唯言三十萬爾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當敞曰府  
君疾困謬言爾即君無疑

郭子曰王夷甫雅尚玄遠又疾其婦貪口未嘗言錢  
婦欲試之夜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  
閱之命婢舉阿堵物去

世說曰王武子移第近北芒于時人多地貴武子好  
馬射買地作埽編錢布地竟埽時號金溝

鏡圖曰錢銅之氣望之如青雲

後漢劉駒駘上書諫鑄錢事曰夫食者乃有國之

大寶生民之至貴也見比年已來良田盡於蝗螟  
口枵軸空於公私之求野無青草室如懸磬所急朝  
夕之食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之缺薄銖兩輕重哉  
就使當令土礫化爲南金瓦鹵變爲和玉沙石悉成  
隨珠大羊盡作狐白絳繡盈堂文綺縵野使百姓渴  
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義皇之純德大禹之勤勞周文  
之不暇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

啓梁簡文帝謝勅賜解講錢啓曰無勞磁石之火金  
貨猥臻非遊玉壘之川銅山可見舒王濟之埽猶覺  
有餘假劉寔之繩穿而不盡慧輪究竟爰降曲私福



田成滿仰由慈被榮光獨照自均若木負恩知重竊  
譬逢萊又謝賜錢啓曰殊澤隆厚造次被蒙重彼八  
銖珍斯九法赤仄成采出自水衡之藏紺文委貫忽  
積銅扇之裏謹長充放生用濟含識發弘誓願等供  
無邊效彼薄拘均茲流水方使怖鴿獲安窮魚樂永  
梁劉孝威婚謝晉安王賜錢啓曰孝威問吉已通請  
期有日而賢夫之譽多愧張耳非壻之才偶同王粲  
睠言前事良以自羞曲降隆慈俯垂珍錫便使禽贄  
屢舉纁幣有資佩服寵靈殞越非報

梁任孝恭謝賚錢治宅啓曰繩樞斷續薄雨已傾席

微風自卷不悟恩隆問舍降自天造事深  
宅乃被庸微跪條可授毀垣再築遂得窓臨上路戶  
望東家人悅爽塏里驚輪奐門學于公逆容駟馬巷  
均王濬豫擬幡旗

論晉魯褒錢神論曰有司空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  
遊京邑駐駕乎市里顧見綦母先生班白而徒行公  
子曰嘻子年已長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  
之貴人公子曰學詩乎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  
乎曰學矣公子曰詩不云乎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  
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男贄玉帛禽鳥

女贄榛栗棗修易不云乎隨時之義大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豈隨世哉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談爲筐篚以機神爲幣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也旣不知古又不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談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質而子守實無異於遺劍刻船膠柱調瑟貧不離於身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教民農桑以幣帛爲本上智先覺變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爲錢故使內方象地外負象天錢之爲

體不乾有坤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朽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詩云哿矣富人哀哉棖獨豈是之謂乎錢之爲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肆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執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

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諍辯訟  
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  
令問笑談非錢不發諺云錢無耳可聞使豈虛也哉  
又曰有錢可使鬼而况於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轉  
禍爲福因敗爲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  
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達窮開塞振貧濟乏天  
不如錢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  
以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錢窮

者使通達富者能使溫暖貧者能使勇悍故曰君無  
財則士不來君無賞則士不往諺曰官無中人不  
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  
欲翔使才如顏子容如子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  
如早歸廣修農商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  
塵和光上交下接各譽益彰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七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練

陵

王元貞校

服飾部

衣冠 衣裳

貂蟬 袍

玦珮 裙襦

巾帽 裘帶

衣冠

墨子曰昔齊桓公高冠博帶以治其國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

莊子曰曾子居衛正冠而纓絕歛襟而肘見

楚辭曰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下衰帶長缺之

陸離兮冠切雲之釵鬼

漢書曰終軍上書請受大冠長纓以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乃使越王越王請舉國內屬又曰秦獄法吏冠柱後惠文冠及張敞弟武爲梁相敞遣使送之曰何以治梁武曰馭黠馬利其衝策當以柱後惠文蟬治之爾惠蟬也冠細如蟬翅今御史冠

劉向別錄曰鶡冠子常居深山以鶡爲冠故號鶡冠子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戴九星靈芝夜光之冠  
胡廣說曰趙武靈王効胡服以瑱飾首前搖貂尾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建武時匈奴內屬世祖賜南

服子常侍惠文冠

東漢記曰楊賜患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所服冠情綬帶又曰武冠俗謂之大冠

詩晉陸機贈潘正叔詩曰過蒙時來運與爾遊承華執笏崇賢內振纓曾城阿

晉郭璞詩曰杞梓生南荆奇才應世出擢穎蓋漢陽鴻聲駭皇室遂應四科通衣耀玉質

表魏武帝讓還司空印綬表曰臣文非師尹之佐武非折衝之任遭天之幸于竊重授內踵伯禽司空之職外承呂尚薦揚之事斗筭處之民其瞻觀水土不

平姦宄未靜臣常媿辱憂爲國累臣無智勇以助萬  
一夙夜慙懼若集水火未知何地可以殞越

梁江淹爲齊王謝冕旒諸法服表曰軒冕雲蹕旣非  
常之飾宮懸王戚乃配天之禮昔大啓營丘未修樹  
羽之賞光宅曲阜始兼龍旂之貴況臣道狹慶隆身  
薄器尊粉繡爭暉藻火競曜

**啓**梁陸倕爲息績謝勅賜朝服啓曰玄冕素帶出自  
禁財朱紱青縞降於皇府輝燭鄰黨震耀街衢姻族  
移聽朋儕改矚非臣瓊弱所能陳報

貂蟬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左蟬右貂金取堅剛百陶不耗  
蟬居高食絜自在腋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

**賦**陳江總華貂賦曰領軍新安殿下以副貂乘錫仰  
銘恩澤謹題小賦貴豐貂於挹婁飾惠文而見求標  
侍臣之密設曜毛彩之溫柔拜文槐而影度陪武帳  
而香浮隨玉珩之近遠共金璫之去留仰太山之千  
仞開谷中之鄙吝撤君子之寶飾榮小人之蓬鬢蔑  
置醴之殊私誇賜田之薄潤顧朽拙之微躬早遊藝  
而不工逢河間之好古自隗始而恩隆諒維鷓之有  
媿庶懷昔而克終

善身 卷之二十一 三  
啓梁元帝謝東宮賁貂蟬啓曰挹婁之毳曲降鴻恩  
麗水之珍復蒙殊獎東平紫紹之賜非聞暖頷中山  
黃金之錫豈曰附蟬坐變仲尼之容增暉允南之貌

玦珮

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玦

楚辭曰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又曰虛衣兮  
披披玉珮兮陸離

孔叢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玉

說苑曰經侯過魏太子左帶玉具劔右帶環珮左光  
照右右光照左太子不視又不問經侯曰魏國亦有

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之此魏之寶也經侯  
解劔珮委之趨而出上車去太子使騎操劔珮與侯  
曰此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無遺我賊也

典略曰孔子返衛衛夫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  
子之來者必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  
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之聲璆

然

晉公卿禮秩曰特進珮水蒼玉尚書令僕射中書監  
令皆佩水蒼玉

賦魏文帝玉玦賦曰有昆山之妙璞產曾城之峻崖

嗽丹水之炎波蔭瑤樹之玄枝包黃中之純氣抱虛  
靜而無爲應九德之淑懿體五材之表儀

**銘**後漢崔瑗遺葛龔珮銘曰禹湯罪已神尼多誨盤  
孟有銘几杖有誠天爲剛德猶不于時君子妄怒厥  
亦生災晉厲好虐欒書作亂荀瑤峻戾韓魏致難慷  
慨憤激動腸傷氣久生百疾歷年不遂俯覽斯珮柔  
韋是貴

**啓**梁簡文帝謝勅賜玉珮啓曰昉田麗彩槐水鏤文  
飾以金闕之珠製以魯班之巧故以裾端照色影外  
生光恩發內府猥垂霑賜臣方溫謝德比振慙聲

**書**魏文帝與鍾繇書曰南陽宋惠叔稱君侯昔有美  
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當白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  
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鄴  
騎旣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繩窮匣開爛  
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  
使不損連城之價旣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  
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

巾帽

魏略曰夫餘國以金銀飾帽又曰管寧在家恒著皂  
帽又曰裴潛爲代郡太守撫之以靜單于脫帽

稽顙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常行陳梁之間遇雨故其巾一角露而折二國名士著巾莫不折其角云作林宗巾其見儀則如此

語林曰諸葛武侯與宣皇在渭濱將戰宣皇戎衣莅事使人視武侯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各隨其進止宣皇聞而歎曰可謂名士矣

沈約宋書曰陶潛在家郡將侯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酒畢復還著之

啓陳周弘正謝勅賚烏紗帽等啓曰雖復魏宣二端豈能比今茲賜廣微四縫未足方其華飾旣受非整

之思方貽匪服之誚

衣裳

毛詩曰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楚辭曰製芰荷以爲衣集芙蓉以爲裳

漢書曰鄧通以擢舩爲黃頭郎施其黃髦於船頭因以其名各郎曰黃頭

也文帝夢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之顧見其衣後穿覺而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見鄧通衣其後穿是夢中所見因而甚見幸

魏書曰文帝詔與朝臣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難曉也夫珍玩必中國總

綃總其白如雪羅紈綺縠未聞衣布服葛也又曰甄  
皇后生每寢家中人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  
者

魏志曰文帝欲徙冀州一十萬戶實河內侍中辛毗  
諫帝怒起入內毗隨而引帝裾帝奮衣不迴良久帝  
乃出曰恠卿持我何太急

吳書曰顧悌每得父書灑掃正衣服拜跪而讀

王隱晉書曰董威輦每得殘碎繒輒結以爲衣號曰

百結

詩魏曹毗夜聽擣衣詩曰寒興御紈素佳人治衣襟

冬夜清且永皓月照堂陰纖手疊輕素朗杵叩鳴砧  
清風流繁節迴飈灑微吟嗟此嘉運速悼彼幽滯心  
二物感余懷豈但聲與音

宋謝惠連擣衣詩曰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白露  
滋園菊秋風落庭槐蕭蕭泣雞羽烈烈寒蛩啼夕陰  
結空幕宵月皓空閨美人戒裳服端飾相招携簪玉  
出北房鳴金步南階簷高礎響發楹長杵聲哀微芳  
發兩袖輕汗染雙匙

梁柳惲擣衣詩曰孤衾引思緒獨枕悵憂端深庭秋  
草綠高門白露寒思君起清夜促柱奏幽蘭不怨飛

蓬苦徒傷蕙草殘行役滯風波遊人淹不歸亭臯木  
葉下隴首秋蓬飛鶴鳴勞永歎採綠傷時暮念君方  
遠遊賤妾理紈素秋風吹淥潭明月懸高樹軒高夕  
杵散氣爽夜砧鳴瑤筆隨步響幽蘭逐袂生

梁劉孝威賦得香出衣詩曰香出衣步近氣逾飛博  
山登高用鄴錦含情動曆北洛妃香纓麝帶逢金縷  
瓊花玉勝綴珠微蘇合故年微恨歇都梁路遠恐非  
新猶賢漢君芳千里尚笑荀令止三句

周庾信夜聽擣衣詩曰秋夜擣衣聲飛度長門城今  
夜長門月應如晝日明小鬟宜粟稔圓要韻織感秋

砧詞急節亂杵變新聲石燥砧逾響桐虛杵絕鳴鳴  
石出華陰虛桐採鳳林北堂細腰杵南市女郎砧並  
結連支縷雙穿長命針倡樓驚別怨征客動愁心又  
曰擣衣明月下靜夜秋風飄錦石平砧面連房接杵  
腰急節迎秋韻新聲入手調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嫖  
姚

梁費昶華光省中夜聽城外擣衣詩曰闔閭下重關  
丹墀吐明月秋氣城中冷秋砧城外發浮聲繞雀臺  
飄響度龍闕宛轉何藏摧當從上路來藏摧方未已  
定自乘軒里乘軒盡世家佳麗似朝霞貞璫耳上照

方繡領間斜衣燠百和屑鬢挿九枝花昨暮庭槐落  
今朝羅綺薄拂席卷鴛鴦開縕舒龜鵠金波正容與  
玉步依砧杵紅袖往還縈素腕參差舉徒聞不得見  
獨夜空愁佇

梁王僧孺詠擣衣詩曰足傷金管遽多愴緹光促露  
團池上紫風飄庭裏綠散度廣陵音摻寫漁陽曲別  
鶻悲不已離鸞斷還續尺素在魚腸寸心憑鴈足  
啓梁庾肩吾謝東宮賚內人春衣啓曰階邊細草猶  
推綵葉之光戶前桃樹反訝藍花之色遂得裾飛合  
燕領聞分鸞試顧採薪皆成留客

袍

史記曰秦相范雎與魏人須賈有隙及賈使秦雎自  
稱張祿先生往詣賈賈見其寒取一綈袍以賜之及  
雎數賈罪曰爾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  
也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降武帝服赤霜袍雲采亂色  
非錦非繡不可得名

袁山松後漢書曰靈帝欲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  
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續乃坐使者於單席  
舉縕袍以示之臣之所資惟斯而已故不登公位

賦陳江惔山水納袍賦曰皇儲監國餘辰勞謙終宴  
有令以納袍降賜何以奉揚恩德因題此賦監時來  
之寵沐振長纓以祗肅奉性與之文章侍相娛之絲  
竹解女羅之山帶佩流霞之羽服裁縫則萬壑縈體  
針縷則千巖映目圖島嶼之削成寫淪漣之徑復埒  
符采於雕煥並芬芳於蘭菊憫四選之徂遷軫百慮  
之迴遘霜飛空而浸霧鴈照月而猜弦聽風鍾之易  
近對水雷之踈懸若董衣之百結同衛服之十年嗟  
班鬢之已颯愧冶袖之爲妍謝銜珠之有報荷墜履  
之無捐

晉劉謚之與天公牋曰體戰身噤脫衣凍坐賴公  
借袍南越送火

啓陳周弘正謝東宮賜縠袍啓曰或傳名麗辭筆質  
輕霧或色華少海用寶叢臺或粲彼三英縫茲五絨  
品頒歲襲綠奪春耕蒿席可充緼袍易足

裙襦

漢書曰班伯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時上方向文學鄭  
寬中張禹等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  
受焉數年金華之業絕班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  
綺紈襦袴之中非其好也

東觀漢記曰梁鴻鄉皇孟氏女容貌醜而有節操多  
求之不肯父母問其所欲曰得賢壻如梁鴻者鴻聞  
之乃求之女布襦裾鴻曰此真梁鴻妻也

漢書曰廉范爲蜀郡太守百姓歌之曰廉叔度來何  
暮昔日無襦今五袴

啓梁沈約謝齊竟陵王賚母赫國雲氣黃綾裙襦啓  
曰竊以積絲成綵散繭騰花巧擅易水之間價貴叢  
臺之下民受祿爲養霑荷彌深聖恩由漸自葉流根  
複袖緼裾豈伊恒飾榮新之寵固難輕報

梁任孝恭謝裙襦啓曰加以庭闕桑麻室空機杼牀

無暖席析靡懸衣值蓬卷北郊鴈飛南浦雪闇河陰  
冰生海岸而繩帶屢盡苦風霜之切弊履恒穿踐泥  
沙之凍自憐袖短雖內手而猶寒每恨衣輕徒歛襟  
而彌愴

表

墨子曰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千鎰之裘非一狐之  
白

戰國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二上而說不行黑貂之  
裘弊又曰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魯有老人涉淄而  
寒出而不行坐沙中單見其寒解裘而衣之襄王曰

田單之惠施欲以取我國乎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對曰王不如因賞下令曰寡人憂人之寒單解裘而衣之稱寡人之意焉

說苑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也廊廟之榱非一木之枝也王法非一士之知也

晉咸寧起居注曰大醫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據此裘非常衣服消費功用其於殿前燒之勅外內有造異服依禮治罪

十洲記曰漢武帝天漢三年西國王獻吉光毛裘裘色黃蓋神馬之類入水經日不沉入火不焦帝厚謝

謝使者

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來朝章帝以王觸寒涉道賜王乘輿貂裘

啓齊王融謝勅賜御裘等啓曰雲衣降授仙裾曲委榮振素車澤駭蓬心昔漢帝解裘不獨前寵曹王褫帶復降今恩又謝竟陵王賜納裘啓曰降飾自尊垂榮及賤文王不純曾波奪采南陸方永北風日壯無衣無褐發念聖衷而挾纊之問每流解裘之賜偏委

梁簡文帝謝東宮賜裘啓曰物華雉毳名高燕羽才慙齊相愧白狐之飾德謝漢蕃均黑貂之賜地卷朔

風庭流花雪故以裾生惠氣袖起陽春

帶

穆天子傳曰天子征至赤鳥之人赤鳥氏先出自宗周乃賜貝帶五十具

戰國策曰魯仲連謂田單曰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狄也

史記曰帝遺匈奴黃金飾具帶一貝

魏略曰踈勒王獻大秦赤石帶一枚

吳書曰陸遜破曹休帝脫御金帶以賜遜又親以帶

之

吳錄曰鈎落者革帶也世名爲鈎落帶

梁劉孝儀謝晉安王賜銀裝絲帶啓曰雕鏤新奇織製精絜越中玉女不得關思上方名匠莫能議巧人情駭觀如見買臣之綬望貌移姿似逢子訓之術





漢書曰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幽武置大窖中絕  
飲食大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  
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羊武杖漢節  
牧羊臥起操持節節毛盡落積五六年又曰建元三  
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上遣嚴助以節發六  
會稽會稽太守欲不爲發兵助乃斬一司馬遂發兵  
浮海救東甌又曰張騫使月氏匈奴得之留騫十餘  
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又曰諸葛豐特立剛  
直元帝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侍中許章以外  
屬貴幸奢淫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按劾章欲奏其

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奉節語章曰下欲收之  
章馳車去豐追之許因得入官門自歸於上豐亦上  
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又曰漢使王焉等  
窺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  
穹廬王焉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穹廬單于  
受之

東觀漢記曰永平中遣鄭衆使北匈奴衆因上書言  
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悉恨放兵圍臣今復銜  
命必陵折臣臣誠不忍將大漢節對氈裘拜如今匈  
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上不聽衆不得已既

行後果爲匈奴所殺

獻帝春秋曰太傅馬日磾假節循撫州郡袁術在壽春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日磾失節憂恚而死

**表**梁元帝遷荊州輸江州節表曰周有掌節之職漢有符節之令所以子孫慷慨忠肅勤王無絕終古有高前載臣自擁旄鶴塞執茲龍節幸逢銀山自溢玉燭調年雖免茂弘之譏竟微辛毗之勇

黃鉞

尚書曰武王左杖黃鉞右執白旄

淮南子曰至精之感無所不通昔武王度孟津而陽

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武王舉黃鉞顧日而磨

之日予在天下誰敢害吾於是風去而波罷遂得濟

吳錄曰假陸遜黃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矣

晉中興書曰會稽王導子進位丞相牧揚州假黃鉞

世說曰諸葛亮之次渭濱也關中震動魏明帝深懼

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爲軍司馬宣王既與亮對渭而

陣亮設誘詭譎萬方宣王果大忿憤將應以重兵亮

遣間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杖黃鉞當軍門立

軍不得出亮曰必辛佐治也

**銘**蔡邕黃鉞銘曰帝命將軍執茲黃鉞威靈振耀如

火之烈公之莅止羣狄斯柔齊聲罔設介士斯休

鼓吹

漢書曰韓延壽在東郡植羽葆鼓車吹車又曰秦始皇末班懿避地樓煩致馬牛羊二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

東觀漢記曰段熲起於徙中爲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又曰建初八年稱班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

應劭漢官儀曰鼓吹爲國盤娛禦侮爪牙

吳志曰孫權拜諸葛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祭戟武騎二百拜畢令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

吳質別傳曰質爲北中郎將朝京師上歡喜其到此至家問訊相續詔將軍列鹵簿作鼓吹望闕而止

吳曆曰曹公出濡須口吳王乃自乘舩從濡須口入曹公嚴兵待之乃作鼓吹迴還曹公見吳舟舩器仗法伍整肅乃歎曰養兒當如孫會稽劉表子直是豚大耳

江表傳曰周泰爲濡須督統諸將諸將以泰本出賤微咸輕傲之孫權乃入泰營於都巷中張繖大請官

僚使秦脫衣幘見其瘡痕逆體指瘡而問何地戰傷  
秦具對權把其臂流涕曰卿爲孤兄弟戰不惜命身  
如刻漆孤何心而不待卿以骨肉之恩使秦以兵馬  
導從出作鼓吹又曰孫策賜周瑜鼓吹贈賜莫與爲  
比策令曰周公瑾英俊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  
之分前在丹陽發衆及舩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  
未足以報也

荆州先賢傳曰羅獻以太始三年進位冠軍假節給  
大車增鼓吹棨戟

俗說曰桓玄作詩思不來輒作鼓吹旣而思得云鳴

鳴響長阜嘆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語林曰陸士衡爲河北督已被問構內懷憂蕙聞衆  
軍警角鼓吹謂其司馬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鳴

**賦**晉陸機鼓吹賦曰原鼓吹之攸始蓋稟命於黃軒  
播威靈於茲樂亮聖器而成文騁逸氣而憤壯繞煩  
手乎曲折舒飄颻以遐洞卷徘徊其如結及其悲唱  
流音快惶依違合歡嚼弄乍數乍稀音躑躅於脣吻  
若將舒而復迴鼓砰砰以輕投簫嘈嘈而微吟咏悲  
翁之流恩怨高臺之難臨顧穹谷以含哀仰歸雲而  
落音節應氣以舒卷響隨風而浮沉馬頓跡而增鳴

士嘖感而霑襟若乃巡郊澤戲野垆奏君馬詠南城  
慘巫山之遐險歡芳樹之可榮

德  
表魏陳王曹植謝鼓吹表曰許以簫管之樂榮以田  
遊之嬉陛下仁重有虞恩過周且濟世安宗寔在聖

梁簡文帝讓鼓吹表曰寬博爲善不飾被於聲明緣  
寵成功未增榮於鑊管豈宜響芳樹於西河鳴朝飛  
於黑水彼已之譏何懼尸素之誠知慙

梁江淹爲齊高帝讓前部羽葆鼓吹表曰臣聞國容  
軍禮旌羽昭其華車騎品第鑿蕤諳其飾世教以之

垂文民聽以之流文故勒岫銘海之功鞞革寫其詠  
戡難夷邦之業管竹凝其聲朱露玄雲旣錫上德巫  
山芳樹以被竒勲

陳江摠謝勅給鼓吹表曰略尋近古巡聽前事王文  
憲匡佐革命沈隱侯經綸始運騎吹之榮猶難忝冒  
以臣況此寔非倫葦豈可更崇文物重假名器高臺  
迢遞未朱夏而登臨芳樹華滋非青春而奏曲

相風

晉令曰車駕出入相風前引

賦晉傅玄相風賦曰昔之造相風者其知自然之極

乎其達變通之理乎觀妙之微神明可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見者莫精乎此乃構相風因象設形蜿蜒獸以爲趾建脩竿之亭亭體正直之無撓度經高而不傾棲神鳥於竿首俟祥風之來征晉張華相風賦曰蓋在先聖道濟生人擬議天地錯綜明神在璿璣以齊七政象渾儀於陶鈞考古列於六氣仰貞觀於三辰爰在保章世序其職辯風候方必立唯極循物致用器不假飾取修榦之迢迢凌高墉而莖植玄鳥偏其增翥晞雲霄而矯翼嘉創制之窮理諒器淺而事深步元氣於尋木寄先識於茲會

自石高而想危又戒險而自箴雖迴易之無常終守正而不淫永恪立以彌世志淹滯而愈新超無返而特存差偶景而爲鄰

晉潘岳相風賦曰混元恍其初判二氣變而無窮動靡微而不兆象有始而必終思先天而不違立成器以相風栖靈鳥於帝庭似月離乎紫宮飛輕羽於竿杪若鸞翔乎雲中廣漠興而習坎景風發而遡離間闔揚而曲指明庶起而東移

晉陶侃相風賦曰乃有相風之爲形也終日九征桀然特立不邪不傾擬雲閣以秀出晞峻嶺於層城直

南端以基趾雙崇魏之峽崢象建木於都廣邈不羣  
而獨榮朴雖小而不巨何物鮮而功大眇翩翩以高  
翔象離鷗於雲際擢孤莖而特挺若芙蓉於水裔若  
乃華蓋警乘奉引先驅豹飾在後歲蕤清路百僚允  
則彰我皇度

晉孫楚相風賦曰伊聖皇之高烈美治道之穆清兼  
乾坤之普覆齊三光之朗明猶恭已以勞謙迄日昃  
而不寧慮聽政之有闕誠禍福於無形建殊才於長  
極樹相風於紫庭爾乃神獸盤其根靈鳥據其頤  
族翩飄羅其側翔風蕭聊出其間

刻漏

文曰漏以銅盛水刻節晝夜百刻

周營曰挈壺氏掌壺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

東觀漢記曰樊楚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

吳錄曰吳範善占候知風氣關羽將降孫權問範範  
日期明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  
故範曰未正中頃之有風動帷範曰羽至矣外稱萬  
歲傳言得羽矣

賦晉陸機漏刻賦曰偉聖人之制器妙萬物而為基  
形囿隆而弗包理何遠而不之既窮神以盡化又設



漏以考時爾乃挈金壺以南羅藏幽水而北戢擬洪  
殺於編鍾順卑高而爲級激懸泉以遠射跨飛塗而  
遙集伏陰蟲以承波吞恒流其如挹是故來象神造  
去猶鬼幻因勢相引乘靈自薦口納胃吐水無滯咽  
形微獨繭之緒逝若垂天之電籠八極於千分度晝  
夜乎一箭抱百刻以駿浮仰胡人而利見夫其體也  
簡而効績也誠其假物也粗而致用也精積水不過  
一鍾導流不過一筵而周天者因其敏分地者賴其  
平微聽者假其察貞觀者借其明考計歷之潛慮  
日月之幽情

朱鮑昭觀漏賦曰歷玉階而升隩訪金壺之盈闕觀  
騰波之吞瀉視驚箭之登設謹戶牖而知天掩雲霧  
而測暉創百齡於纖隱積千里於空微彼崢嶸而行  
溢此冉冉而逾衰撫寸心而未改指分光而永違貫  
古今而并念信寡易而多難時不留乎激矢生乃急  
於走丸神休迥而多慮心韃轉而甚歡望天涯而佇  
念濯雄劍而長歎嗟生民之永迷躬與後而皆恤死  
零落而無二生差池而非一

銘後漢李尤漏刻銘曰昧旦不顯敬聽漏音思我王  
度如玉如金又漏銘曰昔在先聖配天垂則仰釐七

曜俯順坤德乃建日官俾立漏刻昏明既序景曜不  
忒唐命羲和敬授人時懸象著明帝以崇熙季未不  
虔德衰于茲挈壺失節刺流在詩

晉孫綽漏刻銘曰二儀貞運聖鑒通玄數以微器理  
以象宣乃制妙漏挈壺是銓近取諸物遠贊自然川  
滿則盈乘虛赴下靈虬吐注陰蟲承寫昏明無隱其  
晷度陰陽是效其屈伸不下堂而天地理得設一器  
而萬事同倫

梁元帝漏刻銘曰玉衡稱物金壺傳施司南司火未  
符茲義帝曰欽哉納隍斯譬實惟間在窮神體智宮

櫻晚合月桂宵暉清臺莫爽解谷尺月依七分六日五  
祀三微事齊幽贊乃會通幾碧海有乾絳川猶竭飛  
流五色涓涓靡絕龍首笏注仙衣俯裂箭不停晷聲  
無暫輟用天之貞分地之平如絃斯直如渭斯清  
梁陸倕新漏刻銘曰微若抽繭逝如激電耳不輟音  
眼無留眄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履薄非競臨深罔戰  
授受靡讐登降弗爽惟精惟一可法可象月不遁來  
日無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合昏暮卷蕙莢晨生  
尚辯天意猶測地情況我神造通幽洞靈  
周王褒漏刻銘曰竊以混元開闢天廻地旋曆象運

行暑來寒往二分同道烏靈正其昏夕兩至相遇表  
圭測其長短雖則晦朔先後失於公羊之說次舍盈  
縮惑於立明之傳至乎出卯入酉黃道青綠季孟相  
推啓閉從序挈壺掌分數之令太史陳立成之法軍  
將以之懸井壺郎以之趨奏百王垂訓千祀餘烈者  
焉銘曰玄儀西運逝水東流甘川浴日深壑藏舟測  
茲秘象是曰神謀正震治歷下武惟周忽微以測積  
空成數圭表弗差光陰斯赴箭水無絕靈虬長注經  
寸日輪四分天度器遵昔典景移新刻荆山既鑄昆  
吾且勒以福眉壽百王垂則

藝文類聚  
第六十八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九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林 陵 王元貞校

服飾部上 帳 屏風 幔 簾 薦席 案 几

帳

史記曰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  
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張良諫  
乃止又曰項王軍壁垓下夜聞漢軍四面楚歌乃大  
驚曰漢皆已得楚乎夜飲帳中又曰丞相公孫弘燕  
見上或時不冠而見上嘗坐武帳中汲黯前奏事上

不冠望見黥避帳中使人可其奏事其見敬禮如此

漢武故事曰西王母感上區區之誠暮必神降上乃

盛施帷帳燒兜沫香香聞數百里又曰上以琉璃珠玉

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為甲帳其次為乙帳甲以

居神乙以自居

漢書曰東方朔云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

帳甲乙帳名也贊曰興造乙之帳落以隨燔之於四

通之衢

三輔舊事秦時奢泰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橫橋南度

以象牽牛後宮列女萬有餘人婦人之氣上衝於天

縑帳綺帷木衣綈繡土被朱紫

東觀漢記曰桓榮常寢病太子朝夕遣中人問疾賜

以帷帳奴婢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入復

侍講

漢舊儀曰祭天有紺幄帳

馬融別傳曰馬融為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琴

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

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

次相傳解有入其室者

益部耆舊傳曰翟酺上事云漢文帝連上書囊以為

畫之類  
月食音卷之二十九

帳惡聞紈素之聲  
傅子曰太祖武皇帝恐嫁娶之僭上公主適人不過帛帳從婢十人而已

詩梁沈約詠帳詩曰甲帳垂和壁螭雲張桂宮隨珠既吐曜翠被復含風

屏風

京兆舊事曰杜陵蕭彪子伯文為巴郡太守以父老歸供養父有客常立屏風後自應使命

東觀漢記曰宋弘嘗燕見御坐新施屏風畫烈女帝數顧倪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上即為

之時上姊胡陽公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上曰方且圖之後弘見上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

三輔決錄曰何敞為汝南太守章帝南巡過郡有雕鏤屏風為帝設之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彫

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修身

魏志曰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几賜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

吳錄曰景帝時紀亮爲尚書令子騫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屏風隔其座焉又曰曹丕與善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

語林曰滿城武秋體羸惡風侍坐晉武帝屢顧看雲母幌武帝笑之武云北窓琉璃屏風實密似踈帝有難色

**詩**周庾信詠屏風詩曰昨夜鳥聲春驚啼動四鄰今

朝梅樹下定有詠花人流星浮酒泛粟鈿繞杯脣何  
勞一片雨喚作陽臺神又曰逍遙遊桂苑寂絕想桃  
源狹石分花徑長橘映水門管聲驚百鳥人衣香一  
園定知懽未足橫琴坐樹根又曰高閣千尋起長廊  
四注連歌聲上扇月舞影入聞絃澗水遶牕外山花  
即眼前但顧長歡樂從今一百年又曰擣衣明月下  
靜夜秋風飄錦石平砧面蓮房接杵腰急節迎秋韻  
新聲入手調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嫫姚又曰今朝好  
風日園苑足芳菲竹動蟬爭散蓮搖魚暫飛面紅新  
著酒風晚細吹衣跂石多時望蓮船始復歸

賦漢淮南王屏風賦曰惟斯屏風出自幽谷根深枝茂號曰喬木孤性陋弱畏金彊族移根易土委伏溝瀆飄飆危殆靡安厝足天啓我心遭遇微祿中郎善治收拾捐朴大匠治之彫刻削斲等化器類疵蔭尊屋賴蒙成濟其恩弘篤不逢仁人永爲枯木

啓梁簡文帝謝賚棊子屏風啓曰極班馬之巧兼曹史之慮均天台之翠壁雜水業之嘉名電母之惚慙其麗色琉璃之扇愧其含影

梁劉孝威謝勅賚畫屏風啓曰昔紀亮所隔唯珍雲母武欽所顧大寶琉璃豈若寫帝臺之基拂崑山之

碧畫巧吳筆素踰魏賜馮商莫能賦李尤誰敢銘

陳周弘正謝梁元帝賚春秋糊屏風啓曰昔琉璃見重雲母稱珍雖盡華麗有傷真朴豈若三體五例對玩前史一字褒貶坐臥箴規無復楚臺之風得同鄒谷之暖

銘後漢李尤屏風銘曰舍則潛避用則設張立必端直處必廉方雍閑風雅霧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常

畫梁簡文帝答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書曰得所送飛白書縑屏風十牒冠六書而獨美超二篆而擅竒

乍寫星區時圖鳥翅非觀觸石已覺雲飛豈待金璫  
便觀蟬翼間諸衣帛前哲未巧懸彼帳中昔賢掩色

幔

六韜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天雨不張幔蓋名曰  
禮將不如禮無以知士卒寒暑也

東觀漢記曰岑彭與吳漢圍隗囂囂擁谷水以縑幔  
盛土為堤灌城

軍令曰戰時皆取船上布幔布衣漬水中積聚之賊  
有炬火火箭以掩滅之

蜀志曰張松勸劉璋絕曹公交通先主璋率步騎三

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就與會

秦記曰符永固以太常韋逞母宋傳其父業得周官

義旨乃就來宋家互講書百人隔絳紗幔而受焉書焉

世說曰庾太尉亮風儀偉長時皆以為美亮有大兒

年數歲雅量之質便自如此温太真嘗隱幔視之此

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論者乃謂不減

亮

詩齊王融詠幔詩曰幸得與珠綴幕歷君之楹月映

不辭卷風來輒自輕每聚金鑪氣時駐玉琴聲但願

致樽酒蘭缸當夜明



說文曰簾竹席也

釋名曰簾覃也布之覃然正平也

禮記曰夫不在欵枕簾席鞞器而藏之又曰莞簾之

安橐栝之設也

方言曰簾宋魏之間謂之笙

今江東云笙也

毛詩曰下莞上簾乃安斯寢

孫卿子曰輕煖平簾而體不知其安

淮南子曰蓆之上先萑簾樽之上先玄酒先王貴之

先本而後用末也

漢獻帝傳曰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却姦邪常以良日允與立入為帝誦孝經一章以文二竹簾畫九宮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也

晉公卿禮秩曰太宰何曾遜位賜簾褥一具

王隱晉書曰車永為廣州刺史永子溢多使工作象

牙細簾工患之乃共舉出永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烏鞞赤花雙文簾

啓梁劉孝儀謝始興王賜花紉簾啓曰麗兼桃象周

洽昏明便覺夏室已寒冬表可襲雖九日煎沙香粉

猶弃三旬沸海團扇可捐

書梁簡文帝荅定襄侯餉臥簟書曰筠篁多品篠簜  
雜名校色比竒獨此爲貴自舍蒼紫似久暴於柯亭  
乍舒黝素若屢霑於湖水三伏餘炎九折成用便可  
旅食南館高臥北牕又荅南平嗣王餉舞簟書曰濯  
龍之木文刻飾壇淮南之臺紫羅爲薦未若五離九  
折出桃枝之翠筍綺爛霞舒制雲母之脩竹南湘點  
淚喻也未竒東宮赤花擬之非妙

薦蓆

釋名曰薦所以自薦藉也蓆釋也可卷可舒也

說文曰菼蒲子也可爲薦

六韜曰桀紂之時婦女坐以文綺之蓆衣以綾紈之  
衣

毛詩曰我心匪蓆不可卷也

禮記曰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蓆夫爲人子者居不  
主奧坐不中蓆又曰奉蓆如橋衡請蓆何鄉請衽何  
趾蓆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蓆蓆間函丈主人跪正蓆客跪  
撫蓆而辭客徹重蓆主人固辭客踐蓆乃坐又曰哀  
公命蓆孔子曰儒有蓆上之珍以待聘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  
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民一反一側  
爾不可不志後右端之銘曰所鑒不遠視爾之所代  
左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又曰臧文仲不仁者三  
妾織蒲家人販席與民爭利也  
論語曰席不正不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家語曰明王之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還  
師祗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士不勞外行三至而  
財不匱此之謂明王之道  
楚辭曰璚席兮玉鎮

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土  
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  
有竈是以不寒

管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  
帝舜左禹右皋繇不下席而天下治

晏子曰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滅葭而坐公  
不悅子獨席何也對曰臣聞介冑坐不席獄訟不席  
獄戶不席二者皆憂也臣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善  
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

子思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

也

莊子曰申徒嘉兀者也與鄭子產同師合堂同席而坐

魯連子曰君所察者三不可以不知不知時與不時譬猶春不耕也不知行與不行譬以方爲儉也不知宜與不宜譬以錦緣薦也

韓子曰趙簡子謂左右曰車席泰美夫冠雖惡必戴之履雖善必履之今車如此其大美也吾將何以履之且夫美而耗上妨義之道又曰孟懿伯相魯食不二味坐不重席

史記曰陳平以敝席爲門又曰蘇秦激張儀令相秦以馬羈席坐之又曰任安與田仁俱爲衛將軍舍人居門下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公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裂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問也

漢武故事曰帝齋於尋真臺設紫羅薦

東觀漢記曰更始至長安止前殿郎吏以次侍更始愧慙俯刮席與小常侍語又曰王常與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又曰黃香家素貧躬執勤苦盡心供養暑則扇牀枕寒則自溫席又曰張禹爲太傅尚

書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與三公絕席又曰宣帝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與司諫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兆號曰三獨坐

謝承後漢書曰戴憑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令與諸儒難說帝善之後正旦朝賀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又曰許敬字鴻卿其吏有誣君者會

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其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盧毓異州論曰常山爲林大陸爲澤兼葭蒲葦雲母禦席

汝南先賢傳曰鄭敬以兼葭爲席常隨杞柳之陰離記曰吳議郎張純詣鎮南將軍朱據據曰爲賦一物然後乃坐純賦曰席爲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皇甫謐高士傳曰老萊子親沒隱蒙山之陽枝木爲牀艾爲席

世說曰管寧與華歆同席讀書有軒冕過門者寧讀

書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說苑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坐三經之  
席

**詩**齊謝朓詠席詩曰本生朝夕池落景照參差河洲  
蔽杜若幽渚奪江離遇君時採擷玉坐奉金卮但願  
羅衣拂無使素塵彌

梁柳惲詠席詩曰照日汀洲際搖風淥潭側雖無獨  
繭輕幸有青袍色羅袖少輕塵象牀多麗飾願君夜  
闌飲佳人時安息

**銘**後漢李尤席銘曰施席接賓士無過賢直時所有

何必羊豚

案

說文曰案几屬也

燕太子曰太子常與荆軻等案而食

史記曰漢七年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  
甚恭高祖箕裾罵之

楚漢春秋曰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信曰臣事項王  
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乃去楚歸漢漢王賜臣玉  
案之食玉具之劍臣背叛之內愧於心

烈士傳曰魏公子方食有鳩飛入其案下公子怪之

此有何急來歸無忌耶使人於殿下視之左右顧望  
一鷄在屋上而飛

鹽鐵論曰良民文杯盡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糲飯  
肉食所以亂治也

漢書曰萬石君石奮子孫爲小吏歸謁萬石君必朝  
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  
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又曰上  
欲封博太后從弟商鄭崇諫持詔案起薄太后大怒  
曰何有爲天子反爲一臣所制耶又曰朱博爲御史  
大夫爲人廉不好酒色之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

味案上不過三杯

漢武故事曰武帝時東郡獻短人長五寸上疑其山  
精常令案上行東方朔問曰巨靈汝何以叛阿母健  
不

東觀漢記曰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  
事輒怒曰帝方對我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  
案又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語嘗屏案不食又  
曰梁鴻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廡下爲人賃舂妻爲具  
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賃  
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神仙傳曰茅君當受神靈之職衆賓皆至忽然目有青縑帳於屋下數重白氈金案玉杯人皆飽醉江表傳曰曹公平荆州仍欲伐吳張昭等皆勸迎曹公唯周瑜魯肅諫拒之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復有言迎北軍者與此案同

**銘**梁簡文帝書案銘曰刻香鏤彩織銀卷足照色黃金迴花青玉漆華映紫畫製舒綠性廣知平文雕非曲厠質錦帷承芳綺緝敬客禮賢恭思儼束披古通今察姦理俗仁義可安忠貞自燭鑒矣勒銘知微敬

勗

几

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喪其偶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也昔隱几不然乎今何故更然

戰國策曰郭隗謂燕昭王隱几據杖眄視相使則厮役之人至

左傳曰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智伯怒智伯荀瑩也投之以几出於其間



漢書曰朱博遷琅邪太守齊邵舒緩養名博奮髯抵觸其几曰觀齊兒欲以比爲俗耶乃召見諸曹吏書佐及令太史選其可用者又曰平帝詔太師孔光曰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輔導于帝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書曰毋遺耆老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其令太師每朝十日一賜食賜太師靈壽杖令爲太師省坐置几太師省中用杖

續漢書曰大將軍何進辟鄭玄玄以進辟權戚不敢違意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待之甚優玄不受

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

九州春秋曰孔融爲北海太守爲袁譚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內接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義自若也

**詩**齊謝朓詠烏皮隱几詩曰蟠木生附枝刻削豈無施取則龍文鼎三足獻光儀勿言素韋絜白沙尚推移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

杖

史記曰張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

魯連子曰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壽先生笑曰所貴天下之士者爲排患釋難解人之締結即是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也遂杖策而去

呂氏春秋曰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父不有恙乎搏杖而問之曰子之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之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陪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禮辯親疎之義

韓子曰周王下令索曲杖吏求之不得使私求得之

乃曰吾知吏不事他事也杖甚易得而不能得我令人求不移日得之豈謂忠我哉

**詩**梁到漑餉任新安班竹杖因贈詩曰邛竹藉舊聞靈壽資前識復有冒霜筠寄生桂潭側文彩旣班爛質性甚綢直所以天天直爲有乘危力未嘗以過投屢經芸苗植

梁任昉荅到建安餉杖詩曰故人所贈稱以冒霜筠定是湘妃淚潛灑遂鄰彬扶危復防咽事歸薄暮人勞君尚齒意矜此杖鄉辰復資後坐彥候余方欠伸獻君千里笑紆我百憂頰坐適雖有器臥遊苦無

津何由乘此竹直見平生親

**賦**晉張翰杖賦曰惟萬物之品分何利人之獨書中  
神性之極妙豈給口之至味雖至味之御內乃靡失  
乎身外舍少壯之自然假扶我之攸賴良工登乎曾  
巒妙匠鑒乎林阿顧眇乎晞陽之條投刃乎直理之  
柯方圓適意洪細可手踳踳旦夕欲與永久儀制則  
於一尋假飾存乎尾首瑩牙爲其眉額朗金爲其紫  
距

周庾信竹杖賦曰桓宣武平荊州外白有人稱楚丘  
先生來詣門下桓公曰名父之子流離江漢孤之責

矣及今引進乃曰噫子老矣鶴髮雞皮蓬頭櫪齒乃  
是江漢英靈荆衡杞梓雖有聞於十室幸無求於千  
里寡人有銅環靈壽銀角桃枝開木瓜而未落養蓮  
花而不萎迎仙客於錦市送遊龍於葛陂先生將以  
養老將以扶危先生笑而言曰中國明於禮義暗於  
知人心之憂矣唯我生民雖復䟽條勁柘促節貞筠  
枝端刻鳥角首圖麟豈念相余有疾將余此身余此  
衰矣雖然有以非鬼非蜮乃心憂矣未見從心先求  
順耳伯玉何嗟丘明唯耻別有九棘龐眉三槐暮齒  
孔光謝疾袁逢致仕明公此贈或非乖理

藝文類聚 卷之二十九 月食音卷之二十九  
頌王粲靈壽杖頌曰茲杖靈木以介眉壽奇幹貞正  
不待矯輳據斯直杖杖之爰茂

贊晉郭璞桃杖贊曰叢薄幽蒼從風蔚猗輦以寧寢  
杖以扶危

銘漢劉向杖銘曰歷危乘險匪杖不行年耆力竭匪  
杖不彊有杖不任顛跌誰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都  
蔗雖甘殆不可杖佞人悅已亦不可相杖必取便不  
必用味士必任賢何必取貴

後漢李尤靈壽杖銘曰亭亭奇幹寔曰靈壽甘泉潤  
根清露流莖乃制爲杖扶危定傾旣憑其實亦貴其

名

後漢馮衍杖銘曰杖莫如信行莫如仁惠而無實怨  
及爾身趙武之珍子罕之寶二子之迹蓋近於道

晉蘇彦邛竹杖銘曰安不忘危任在所杖秀矣雲竹  
勁直篠蕩節高質貞霜雪彌亮圓以應物直以居當  
妙巧無功奇不待匠君子是扶逍遙神王

晉殷允杖銘曰二老晨征匪杖不逮四皓降趾匪杖  
不反晝德扶耆捨杖焉資輔相天地匪賢而誰荃蕙  
雖秀才非貞質異端雖美道無玄術杖必不燒無取  
華弱人貴一德勿惑穿鑿

晉傅咸叩竹杖銘曰嘉茲竒竹質勁體直立比高節  
示世於式

晉劉柔妻王氏靈壽杖銘曰籊籊鮮幹秀彼崇嶸下  
澤蘭液上瑩芳霄貞勁內固鮮粲外昭耀質靈薈作  
珍華朝杖之身安越齡松喬

梁簡文帝錫杖銘曰妙節嘉光遊聖振灼排空霧轉  
騰雲鳳躍永異玉神長踰金錯

扇

春秋繁露曰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  
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故以龍致雨以扇逐暑軍之

所處生以棘楚美惡皆有從來也

淮南子曰夫夏日不披裘者非愛之也爰有餘於身  
也冬日不用妻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又曰炎  
火鑿池披裘而扇不能救也

語林曰庾廙爲荊州都督以毛扇上成帝帝疑是故  
物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  
變牙先聆其音廙之此扇以好不以新

續晉陽秋曰謝安賞裘宏機對辯速後宏出爲東陽  
郡時賢祖道治亭安起執宏手顧就左右取一扇授  
云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合座稱其率而當

詩漢班固竹扇詩曰供時有度量異好有團方來風  
堪避暑靜夜致清涼

漢班婕妤扇詩曰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成合  
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  
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晉許詢竹扇詩曰良工眇芳林妙思觸物騁蔑疑秋  
翼蟬團取望舒景

齊丘巨源詠七寶閣扇詩曰裁狀白玉璧縫似明月  
輪表裏鏤七寶中銜駭雞珍畫作景山樹圖爲河洛

神生風長袖際晞華紅柳津拂盼迎嬌意隱映含歌  
人

梁簡文帝賦得白羽扇詩曰可憐白羽扇却暑復來  
氛終無顧庶子誰爲一揮軍

梁何遜詠扇詩曰如珪信非玷學月且爲輪搖風入  
素手召曲掩丹脣

梁庾肩吾賦得轉歌扇詩曰團紗映似月蟬翼望如  
空迴持掩曲態轉作送聲風

梁高爽詠畫扇詩曰細絲本自輕弱彩何足矧直爲  
發紅顏謬成幄中扇年奉長門泣時承柏梁宴思妝

開已掩歌容隱而見但畫雙黃鵠莫作孤飛鴈  
陳許倪詠破扇詩曰蔽日無全影搖風有半涼不堪  
彰巧笑猶足動衣香

賦魏陳王曹植九華扇賦曰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漢  
桓帝帝賜尚方竹扇不方不圓其中結成文名曰九  
華其辭曰有神區之名竹生不周之高岑對淶水之  
素波背玄澗之重深體虛暢以立幹播翠葉以成陰  
形五離而九折茂斲解而縷分效虬龍之蜿蜒法虹  
蜺之烟煜因形致好不常厥儀方不應矩圓不中規  
隨皓腕以徐轉發惠風之微寒時氣清以芳厲紛飄

動乎綺紈

吳閔鴻羽扇賦曰惟羽扇之攸興乃鳴鴻之嘉容產  
九華之中澤邁雍喙之天聰表高義于太易著詩人  
之雅章賴茲翮以內飛曜羽儀於外揚于時祝融持  
運朱明發暉奔陽衝布飛炎赫曦同煜隆於雲漢咸  
慘毒於中懷爾乃登爽塏臨甘泉漱清流廕玄雲運  
輕融以容與激清風於自然披綃衽而入懷飛羅纓  
之繽紛衆坐侃以怡懌咸俯節以齊歡感蕙風之盪  
懷詠棘心之所歡於是暑氣雲消獻酬乃設停神靜  
思且以永日妍羽詳迴清風盈室動靜揚暉嘉好越

逸翩翩奕奕飛景曜日同暎素於凝霜豈振露之能  
匹

晉張載扇賦曰有翎雲之素鳥體自然之至絜飄縞  
羽於清霄擬妙姿於白雪俯濯素於河漢仰晞光於  
日月雙趾蹶而騰虛六翮揮而風厲於是傲世公子  
傲儻踔躒遺物獨出樂此天爵飛蒲氏之修蟠榮子  
余之纖繳弋翎冥之鷓雞連王子之白鶴裁輕翼以  
爲扇發清風於勁翮若乃搜竒選妙絕色寡雙鵠質  
暎鮮玄的點鋒脩短雖異而光彩齊同故易稱可以  
爲儀詩美肅肅之容是以停之如栖鵠揮之如驚鴻

飄綬蕤於軒幌發暉曜於羣龍夫裂素製圓剖竹爲  
方五明起於名都九華興於上京

晉傅咸羽扇賦曰吳人截鳥翼而搖風旣勝於方圓  
二扇而中國莫有生意滅吳之後翕然貴之其辭曰  
鳳皇千飛翩翩其羽况靈體以遐翔匪六翮其焉舉  
感扇揚之興風宜收之以清暑彼安衆之二云妙差剖  
篋於毫縷體荏苒以輕弱侷縞素於齊魯此因資以  
爲用不假裁於規矩雖靡飾於容好亦差池而有序  
上比列於南箕下等美於筵甫又扇賦曰天道行而  
不息四節代以相尋背青春之令月踐朱夏於斯今



熱融融以太甚孰赫赫之可任汗珠墮以外流氣鬱  
結而內沉庶凱風之自南競清嘯而啓衿怨微飄之  
不興恨喬木之無陰搖輕扇之蕪弱手纔動而儘心  
心取儘於捲握尚何希乎北林下濟億兆上寧侯王  
是曰安衆清暑作涼蒙貴幸於斯時無日夜而有忘  
謂洪恩之可固終靡弊於君旁火星忽以西流悲風  
起乎金商秋日淒淒白露爲霜體斂然以思暖御輕  
表於溫房猥棄我其若遺去玉手而潛藏君背故而  
向新非余身之無良哀徒勞而靡報獨懷怨於方  
晉陸機羽扇賦曰昔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山西與

河右諸侯在焉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鶴之羽以  
爲扇諸侯掩塵尾而笑襄王不悅宋玉趨而進曰敢  
問諸侯何笑昔者武王玄覽造扇於前而五明安衆  
世繁於後各有託於方圓蓋受則於筵甫舍茲器而  
不用顧奚取於鳥羽宋玉曰夫創始者恒樸而飾終  
者必妍是故烹飪起於熟石玉輅基於椎輪安衆方  
而氣散五明圓而風煩未若茲羽之爲麗固體後而  
用鮮於是鏤巨獸之齒裁竒木之幹憲靈樸於造化  
審貞則而妙觀諸侯曰善宋玉遂言曰伊茲羽之駿  
敏似南箕之啓扉垂皓曜之弈弈含鮮風之微微襄

王仰而拊節諸侯伏而引非皆委扇於楚庭執鳥羽  
而言歸屬唐勒而爲之亂曰伊鮮禽之令羽夫何翮  
翮與耿耿反寒暑於一堂之末迴八風乎六翮之  
晉江迥扇賦曰惟羽類之攸出生東南之遐嶠育庶  
族於雲夢散宗儔於具區色非一采或素或玄肌平  
理揚瓊澤冰鮮戢之則藏奮之則舉舍之以寒用之  
以暑制舒衣於一掌引長風乎曾衿蕩煩垢於體外  
流妙氣於中心

梁昭明太子扇賦曰匠人之巧製女工之妙織九折  
翠竹之枝直截飛禽之翼雖復草木焦枯金沙銷鑠

火山熾寒泉涸能使凄兮似秋隆暑斯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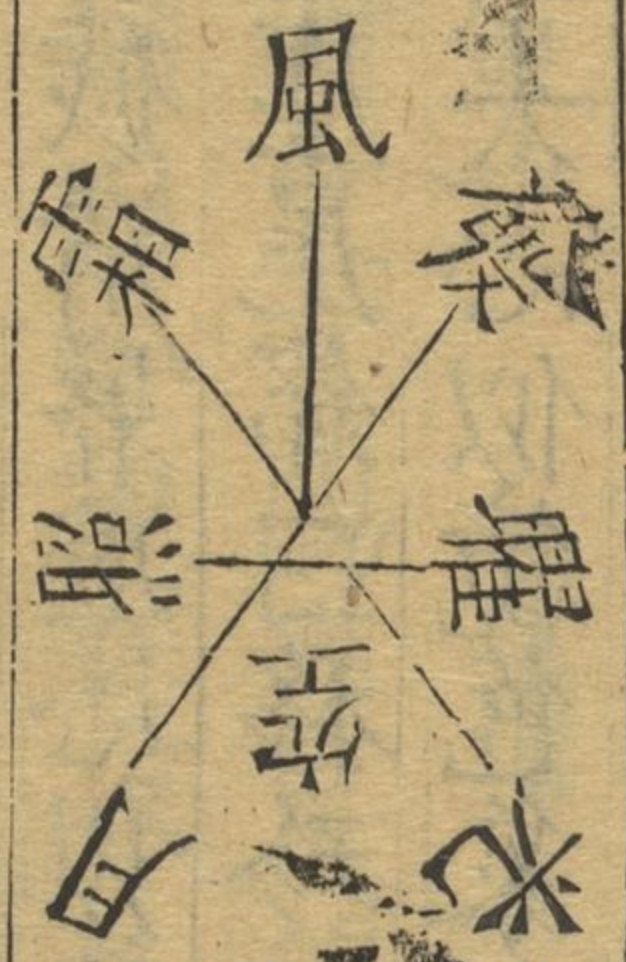
梁江淹扇上綵畫賦曰臨淄之稚女宋鄭之妙工織  
素麗於日月傳畫明於綵虹洛陽之伎極江南之巧  
窮故飾以赤野之玉文以紫山之金粉則南陽之鈿  
澤墨則上黨之松心玉琴兮珠徽素女兮錦衣促織  
兮始鳴秋蛾兮初飛識桂莖之就罷知蘭葉之衰  
梁周興白鶴羽扇賦曰銜明珠以報德訪在陰而陽  
止旣來集於衛軒亦傾舞於吳市駢瑤剪雪盈華寫  
縹通春似介點首如翳紫吹動髮環沉入衣悽兮若  
秋之暮慄兮如雪之飛

頌晉劉臻妻五時畫扇頌曰炎后飛軌引曜丹塗  
賓應律融精協靈五象列位品物以垂允降素獸震  
升青螭日月澄暉仙章來儀仰憩翠巖俯映蘭池靈  
柯幽藹神卉參差如山之壽如松之猗永錫難老與  
時推移

贊宋謝惠連白羽扇贊曰唯茲白羽體此皎潔涼齊  
清風素同白雪揮之袪袖以御炎熱

銘梁庾肩吾團扇銘曰武王玄覽造扇於前班生瞻  
博白綺仍傳裁筠比霧裂素輕蟬片月內掩重規外  
圓炎隆火正石鑠沙煎清逾蘋末瑩等寒泉思深難

侍愛極則遷秋風颯至篋笥長捐勒銘華扇敢薦夏  
筵梁簡文帝紗扇銘曰



啓齊王融謝竟陵王示扇啓曰竊以六翮風流五明  
氣重若此圓綃有兼玩實輕踰雪羽翠並霜文子淑  
賞其如規班姬儷之明月豈直魏王九華漢臣百綺  
况復動製聖衷垂言烟戒載摹聽聆式範樞機

麈尾

世說曰康法暢造庾公捉麈尾甚佳公曰麈尾過麗何以得在答曰廉者不取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詩梁宣帝詠麈尾詩曰匣上生光影豪際起風流本持談妙理寧是用摧牛

銘晉王導麈尾銘曰道無常貴所適惟理勿謂質卑御于君子拂穢清暑虛心以俟

宋張悅瑋珣麈尾銘曰移珍西岳費藻南濱凝華淡景搖綵爭雲爽心似鏡色象斯分

陳徐陵麈尾銘曰爰有妙物窮茲巧制負上天形平下地勢靡靡絲垂綿綿縷細入貢宜吳出先陪楚塵

懸石拜帳中玉舉既落天花亦通神語用動捨默出處隨時揚斯雅論釋此繁疑拂靜塵暑引飾妙詞誰云質賤左右宜之

啓梁湘東王謝東宮賜麈尾錦帔團扇等啓曰揚雄口訥本貴談端田蚡貌寢終於麗飾始興之扇方斯非擬鄴中之錦匹此爲輕方願弘此仁風既動承華之氣服茲懷袖復比文若之香

文類聚卷第六十九

此處有非常嚴重的墨迹，完全遮蓋了原本的文字。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服飾部下

枕 香爐 襪

被 步搖

縹 釵

如意 梳 枇

胡牀 囊

火籠 鏡

枕

毛詩曰角枕粲兮

禮記曰父母舅姑之枕凡不傳又曰凡內外雞初鳴

咸盥漱歛枕簟

越絕書曰越王問范子曰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

貴賤可得而聞乎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  
溫者穀爲之暴貴當溫而寒者穀爲之暴賤王曰善  
書之帛置之枕中以爲國寶

史記曰黥布反上乃見薛公薛公對曰布不足怪也  
使布出上計山東非漢之有出中計未可知出下計  
陛下安枕而臥矣

神仙傳曰泰山父者時漢武帝東巡見父鋤於道頭  
上白光高數尺呼問之對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枕  
有三十二竅二十四竅應二十四氣八竅應八風臣  
行之轉少齒生

賦後漢張紘瓌材枕賦曰有卓爾之殊瓌超詭異之  
邈絕且其材色也如芸之黃其爲香也如蘭之芳其  
文彩也如霜地而金莖紫葉而紅榮有若蒲陶之蔓  
延或如兔絲之煩縈有若嘉禾之垂穎又似靈芝之  
吐英其似木者有類桂枝之闌干或象灌木之叢生  
其似鳥者若驚鶴之徑逝或類鴻鶻之上征有若孤  
雌之無味或効鴛鴦之交頸紛雲興而氣蒸般星羅  
而流精何衆文之罔朗灼儵爚而發明曲有所方事  
有所成每則異姿動各殊名衆夥不可殫形制爲方  
枕四角正端會緻密固絕際無間形妍體法旣麗且

閑高卑得適辟堅每安不屑珠碧之飾助不煩錐鋒  
之鐫鏤無丹漆之彤朱罔觴象之佐副較程形而靈  
露真衆妙該而悉備珪璋特達璵璠富也美梓逡巡  
不敢與竝相思庶幾晞風於未列神龍之姿衆鱗相  
絕昔詩人稱角枕之粲季世加以錦繡之飾皆比集  
異物費日勞力傷財害民有損於德豈如茲瓌旣剖  
旣斲斯須速成一材而已莫與混并纖微無加而美  
曄春榮

**銘**蔡邕警枕銘曰應龍蟠螭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  
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聞傾

晉蘇彥楠榴枕銘曰珍木之竒文樹理鮮濂稜方正  
密滑貞堅朝景西翳夕舒映天書倦接引酣樂流連  
繼以高詠研精上玄頤神靖魄須以寧眠寢貴無想  
氣和體平禦心以道閑邪以誠色空無着故能忘情  
**箴**張紘環材枕箴曰或或其文馥馥其芬出自幽阻  
升于氈茵允瓌允麗惟淑惟珍安安文枕貳彼弁冠  
冠御于晝枕式于昏代作充用榮已寧身興寢有節  
適性和神

**啓**梁元帝謝東宮賚寶枕啓曰泰山之藥旣使延齡  
長生之枕能令益壽黃金可化豈直劉向之書陽燧

含火方得葛洪之說况復重安玳瑁獨勝瑰材方松  
非匹稱榴未擬

被

楚辭曰翡翠珠被爛齊光

史記曰汲黯云公孫弘位在三公俸祿甚厚爲布被  
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  
黯然今日廷詰弘誠忠夫以三公爲布被飾詐以釣  
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晏  
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今臣位爲  
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下至小吏無差誠如黯

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  
善之

東觀漢記曰上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  
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  
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  
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  
囊而已上聞歎息又曰王良爲大司徒在位恭儉妻  
子不之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  
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  
徒吏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



息而還

謝承後漢書曰朱寵爲太尉家貧臥布被朝廷賜錦被不敢當

烈女傳曰江夏孟宗少遊學與同學共處母爲作十二幅被其鄰婦怪問之母曰小兒無異操懼朋類之不顧故大其被以招貧生之臥庶聞君子之言耳東觀漢記曰祭遵奉公賞賜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布衣臥布被夫人裳不加綵

郭子曰殷浩作揚州尹行日小暮便命左右取被僕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啓梁劉孝誠謝賚錦被啓曰色豔蒲桃采踰聯璧郭君慙繡楚侍羞珠雖復帝賜鶴綾客贈鴛綺高懸麗藻遠謝鮮明漢老悅其怪文魏馬驚其香氣

釋

釋名曰縵人所坐褻辱也

張璠漢記曰荀爽爲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生皮

縵

魏武帝本紀曰上儉率茵縵取質無有綾飾

吳志曰張昭非魯肅頗毀嘗之孫權不以介意賜肅母帷帳氈縵

縵

縵

五

世說曰晉孝武年十三四時冬天晝日不著復衣夜則累茵絳謝公云體宜令有常陛下書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夜宜靜謝公出歎之

啟梁元帝謝勅賜絳啟曰昔漢后錫貂魏君送絳未有玄兔來王黃龍作貢便覺肅春非遙挹婁無遠

如意

胡綜別傳曰時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開之得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螭蟬等形時人莫知其由吳大帝以綜多識乃問之綜荅云昔秦始皇東遊以金陵有王者氣乃鑿諸山崗起處埋寶物以當王者之

氣此抑是乎

語林曰石崇與王愷爭豪窮極綺麗以飾車服晉武帝愷甥也每助愷以珊瑚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間罕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瓦碎石崇本事曰崇有珊瑚如意長三尺二寸

啟梁簡文帝謝勅賚水犀如意啟曰白玉照采方斯非貴珊瑚質匹此未珍謹仰承威神陳謝講座方使歡喜羅漢懷棄鉢之嗟王式名儒祈驪駒之辨熊飾寶乃子桓惡其賚旄牛輕拂張敞慙其舊儀

胡牀

曹瞞傳曰操與馬超戰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掩至  
操志猶坐胡牀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引操入船得  
魏略曰裴潛為兗州刺史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  
留以桂柱

晉中興書曰王猛少貧賤鬻菴為事常至洛陽貨菴  
有一人於市貴買其菴云家近在可隨我去取直  
猛隨去忽至深山中語猛且住樹下當通府君須臾  
猛進見一公據胡牀頭鬢悉曰侍從十許人有一人  
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緣  
拜即十陪酬菴又遣人送猛出既出顧親乃嵩高山

郭子曰謝萬嘗詣王恬既至坐少時王便入內謝殊  
有喜色謂必厚供待良久沐頭散髮而出亦復不坐  
乃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慨然了無相酬對意  
語林曰謝鎮西著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  
上彈琵琶作大道曲

世說曰庾太尉在武昌時秋夜氣景甚佳諸佐吏殷  
浩之徒共登城南樓理詠音調甚適俄而庾公率左  
右步來諸賢欲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  
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賢士談詠竟坐

詩梁庾肩吾賦得詠胡牀詩曰傳名乃外域入用信  
中京定敵形已正文斜體自平臨空對遠客命旅誓  
初征何如淄館下淹留奉盛明

火籠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漆畫手巾薰籠二七六被  
薰籠三衣薰籠三

詩齊謝朓詠竹火籠詩曰庭雪亂如花井冰粲成玉  
因炎入貂袖懷溫奉芳蓐體密用宜通文斜性非曲  
暫承君王指請謝陽春旭

梁范靜妻沈詠五彩竹火籠詩曰可憐潤霜質纖

復毫分織作迴風縷製為縈綺文含芳出珠被耀綠  
接綳裙徒嗟今麗節豈念昔凌雲

啓梁簡文帝謝勅賚織竹火籠啓曰池水始浮庭雪  
向飛慈澤與涯時錫香被製此蘭枝彫斯早節文華  
九折用美十鑪

香鑪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三十種有純金香鑪一枚下  
盤自副貴人公主有純銀香鑪四枚皇太子有純銀  
香鑪四枚西園貴人銅香鑪三十枚

襄陽記曰劉季和性愛香嘗上厠還過香鑪上主簿

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爲我如何令君而惡我愛好也坦曰古有好婦人患而捧心頰眉見者皆以爲好其隣醜婦法之見者走公便欲使下官遁走耶季和大笑以是知坦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銅博山香鑪一枚

集異記曰吳郡吳泰能筮會稽盧氏失博山香鑪使泰筮之泰曰此物質雖爲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闔閭興見遂發青煙此香鑪也語其主處求即得

南岳記曰衡山之岡有石室有古人住處有刀鋸銅鈿及瓦香鑪

詩古詩曰四坐且莫誼願聽歌一言請說銅鑪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相連誰能爲此器公輸與魯班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順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歡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

齊劉繪詠博山香鑪詩曰蔽虧千種樹出沒萬重山上鏤秦王子駕鶴乘紫煙下刻蟠龍勢矯首半銜蓮傍爲伊水麗芝蓋出巖間復有漢游女拾羽弄餘妍

榮色何雜綠縹緲更相鮮麝麝或騰倚林薄杳肝眠  
掩華終不發含薰未肯然風生玉階樹露湛曲池蓮  
寒蟲飛夜室秋雲沒曉天

**賦**梁昭明太子銅博山香鑪賦曰稟至精之純質產  
靈岳之幽深經般倕之妙旨運公輸之巧心有薰帶  
而巖隱亦霓裳而升仙寫嵩山之龍從象鄧林之阡  
眠於時青煙司寒紅光翳景翠帷已低蘭膏未屏炎  
燄內曜苾芬外陽似慶雲之程色若景星之舒光信  
名嘉而用美永爲玩於華堂

**路**漢劉向薰鑪銘曰嘉此正器嶄巖若山上貫太華

承以銅盤中有蘭綺朱火青煙

梁孝元帝香鑪銘曰蘇合氤氳非煙若雲時穠更薄  
乍聚還分火微難盡風長易聞孰云道力慈悲所薰

步搖

釋名曰皇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亦言副貳兼用衆物  
成其飾上有垂珠步搖

東觀漢記曰鄧太后賜馬貴人步搖一具

續漢書曰太后入廟爲花勝上爲鳳以翡翠爲毛羽  
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桂枝相紮

**詩**梁范靖妻沈氏詠步搖花詩曰珠華縈翡翠寶葉

間金瓊剪荷不似製爲花如自生低枝拂繡領微步  
動瑤瑛但令雲髻插蛾眉不易成

### 釵

釋文曰义枝也因形名之也

續漢書曰貴人助螿戴瑇瑁釵

華陽國志曰涪陵山有大龜其甲可十其緣可作釵  
世號靈釵

**詩**梁湯僧濟泄井得金釵詩曰昔日倡家女摘花露  
井邊摘花還自比插映還自憐窺窺終不罷笑笑自  
成妍寶釵於此落從來非一年翠羽成泥去金色尚

如鮮此人今何在此物今空傳

**賦**晉夏侯湛雀釵賦曰覽嘉藝之機巧持精思於雀  
釵收泉珍於八極納瓌異以表竒布太陽而擬法妙  
團團而應規於是妍姿英妙之徒相與競嬖飛寵並  
脩勅理柱襟整服飾黛玄眉之琰琰收紅顏而發色  
流眄閑步輕袂翼翼特炫豔以相適常逍遙而侍側  
昔先王與道立教崇冲讓以致賢不留志於華好

**箴**後漢崔瑗三珠釵箴曰元正上日百福孔靈鬢髮  
如雲乃象衆星三珠璜釵攝媛讚靈

**啓**梁元帝謝東宮賚花釵啓曰藍亂九衢花含四照

山文之珥慙於寶菜王榮之詠慙此乘蓮九宮之瑞  
豈而黃香之賦三珠之釵敢高崔瑗之說況以麗玉  
澄暉遠過玳瑁之飾精金曜首高踐翡翠之名

### 梳枇

說文曰櫛梳枇搵名也

釋名曰梳言其齒踈也枇言其相比也

禮記曰男女不同巾櫛

左傳曰晉太子爲質於秦將逃歸謂羸氏曰與子歸  
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  
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之命

不敢從亦不敢言

十洲記曰臨海興安縣東由介去郡八十里縣邊有平

石其上有石櫛俗云越王渡谿路墮櫛於此

續漢書曰李文德素善延筮謂公卿曰延筮有王佐  
之才欲令引進之篤聞爲書曰止文德曰吾常昧爽櫛  
梳坐於客堂朝則誦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  
尼春秋當時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慎勿迷  
其本棄其生也

新序曰楚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其故莊王曰今日  
與賢相語不知日晏也樊姬曰賢相爲誰王曰虞丘



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得執巾櫛以待王非不欲專寵擅愛也以爲傷王之義故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未聞進一人未知其賢

**賦**晉傅咸櫛賦曰我嘉茲櫛惡亂好理一髮不順實以爲耻雖日用而匪懈不告勞而自已苟以理而委任斯竭力而沒齒

### 囊

史記曰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與門下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燧自進於平原君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其末立見

先生處勝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

漢書曰陸賈使尉佗留飲數月佗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囊中裝直千金

**詩**後漢趙一客秦詩曰文籍徒滿腹不如一囊錢

魏繫欽定情詩曰何以致區區目中雙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繫肘後

**賦**梁簡文帝眼明囊賦序曰俗之婦人八月且多以錦翠珠寶爲眼明囊因競凌晨取露以拭目聊爲此

賦爾乃裁茲金鏤製此妖飾緝濯錦之龍光剪輕羈  
之蟬翼雜花勝而成疏依步搖而相通明金亂雜細  
寶交陳義同厭勝欣此節新擬椒花於歲首學夭桃  
於暮春

### 鏡

莊子曰至人之用心也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  
勝物而無傷

韓子曰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  
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  
鏡無以正鬢眉身失道無以知迷惑

戰國策曰鄒忌身醜迺麗朝服衣冠謂其妻曰我孰  
與城北徐公美妻曰君美甚又問妾及客皆曰徐公  
不如明日徐公來已窺鏡自視知不如徐公遠矣忌  
入朝見王曰臣美不如徐公臣妻妾客皆云臣勝妻  
私臣妾畏臣客求臣也今齊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  
莫不私王朝臣莫不畏王四境莫不求王由此觀之  
親蔽甚矣王乃令羣臣進諫諸侯皆朝齊  
列女傳曰梁寡高行者榮於色敏於行梁王聞而聘  
之乃援鏡割鼻梁王高其行號曰梁高行  
蜀王本紀曰武都丈夫化爲女顏色美好蓋山精也

蜀王娶以爲夫人無幾物故蜀王於武都擔土於成都葬之蓋地三畝號曰武檐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海內玉品子曰徐孺子常事江夏黃公公卒孺子往會葬無資自以致齋摩鏡具自隨每所在賃摩鏡取資然後得前既至祭畢而退

抱朴子曰或聞知將來吉凶爲有道乎荅曰用明鏡九寸自照有所思存七日則見神仙知千里外事也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四規鏡

符子曰心善知人者看如明鏡仁以耀明故鑒人也潯陽記曰石鏡在山東有一團石懸崖明淨照人

異苑曰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公子答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鑿形而舞不知止遂之死

**詩**梁簡文帝鏡詩曰錯鉢恒在側誰言覽鏡稀如冰不見水似扇長含暉全開玳瑁匣併卷織成衣脫入相如手疑言趙璧歸

周庾信詠鏡詩曰玉匣聊開鏡輕灰暫拭塵光如一  
片水影照兩邊人月生無有桂花開不逐春試挂淮南竹堪能見四鄰

梁高爽詠鏡詩曰初上鳳皇渾此鏡照蛾眉言照長

相守不照長相思虛心會不採貞明空自欺無言此  
故物更復對新期

梁何遜詠鏡詩曰珠簾且初卷停機晨未織玉匣開  
覽形寶臺臨淨飾對影獨含笑看光時轉側聊爲出  
繭眉試染天桃色羽釵如可問金鈿畏相逼蕩子行  
未歸啼粧坐相憶

梁朱超道詠鏡詩曰折花須自插不用暫臨池當猶  
可憐面偏與鏡相宜安釵釧獨響刷鬢袖俱移唯餘  
心裏恨影中恒不知

梁王孝禮詠鏡詩曰可憐不自識終爾因鏡中分亦  
一等翠對面兩邊紅轉身先見動含笑逆相同猶嫌  
鏡裏促看人未好通

**賦**梁劉綬鏡賦曰夜籌已竭曉鍾將絕窓外明來帷  
前影滅階邊就水盤中先映訝宿粧之猶調笑殘黃  
之不正欲開奩而更飾乃當窓而取鏡世間好鏡自  
無多唯聞一箇比姮娥曾經王女照屢被仙人磨光  
明粉可憐論時不假著法用自應須夏天金薄漠秋  
日寶葉更銀纏辟鬼呪翠瓦護身符空處宜應插非  
是畏釵梳

周庾信鏡賦曰天河漸沒日輪將起燕噪吳王烏驚

御史玉花簾上金蓮帳裏始摺屏風新開戶扇朝元  
晃眼早風吹面臨折下而牽衫就箱邊而著釧宿鬟  
尚卷殘粧已薄無復唇珠纔餘眉萼靨上星稀黃中  
月落鏡臺銀帶本出魏宮能橫却月巧挂迴風龍垂  
匣外鳳倚花中鏡乃照膽照心難逢難值鏤五色之  
盤龍刻千年之古字山雞看而獨舞海鳥見而孤鳴  
臨水則池中月出照日則壁上菱生暫設粧奩還抽  
鏡屢競學生情爭怜今世髮齊故略眉平猶剔飛花  
博子次第須安朱開錦踰黛難油檀脂和甲煎澤漬  
香蘭量髻鬢之長短度安花之相去懸媚子於搔頭

拭釵梁於粉絮梳頭新罷照著衣還從粧處取將歸  
暫看弦繫懸知纈縵衫正身長裙斜假襜真成箇鏡  
特相宜不能片時藏匣裏暫出園中也自隨  
晉傅咸鏡賦曰清透明水景若朝陽不將不迎應物  
無方不有心於妍醜而衆形其必許猗猗淑媛峨峨  
后妃眷春榮之零悴懼玉顏之有衰盼清陽以自鏡  
競崇姱以相輝

銘梁簡文帝鏡銘曰金精玉英冰輝沼清高堂懸影  
仁壽摘聲雲開月見水淨珠明

陳江撏方鏡銘曰此鏡以照著衣鏡皆圖刻八卦二

十八宿仁壽殿前無以加斯彫麗也玄枵命巧仲呂  
呈祥金鑄石漢銅鑄丹陽價珍負局影麗高堂圖星  
擬蓋寫卦隨方明齊水止照與天長增輝兔苑永侍  
龍光

漢李尤鏡銘曰鑄銅爲鑑整飾容顏修爾法服正爾  
衣冠

### 襪

漢書曰景帝時王生嘗召居庭中公卿盡會張釋之  
爲廷尉王生顧曰我襪解爲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  
旣已人或讓之王生獨奈何庭辱張廷尉如此王生

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  
臣吾故使跪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  
釋之

東觀漢記曰和帝召諸儒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  
相難數事罷朝特賜履襪

會稽典錄曰賀劭爲人美容止瞻視動靜有常與人  
交久益敬之至在官府左右莫見其洗沐坐常着襪  
希見其足

**銘**後漢崔駰襪銘曰機衡建子萬物含滋黃鍾育化  
以養元基長履景福至于億年皇靈旣祐祉祿來臻

本枝百世子子孫孫

頌魏曾植冬至獻襪頌曰玉趾既御履和蹈貞行與  
祿邁動以福并南闕北戶西巡王城翱翔萬域聖體  
浮輕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一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一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舟車部 舟一車

舟

易曰剡木為舟刻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

世本曰共鼓貨狄作舟 共鼓貨狄黃帝二臣

爾雅曰舫舟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

舟庶人乘柎 造比舟為柎也維連四船也方併兩船也特單船也柎維木以為渡也

韻集曰鷁首天子船也船舩也艘海大船也

山海經曰番禺始爲舟又曰有大人之國坐而削

墨子曰棄作舟

廣雅曰艦大船也舫舫船也蒙衝扁舳舻舸舩舫艦  
舟也

釋名曰舩循也循水而行也又曰舟言周也舩上屋  
曰廬象舍也其上重室曰飛廬在上故曰飛也又在  
其上曰翟室於中候望若鳥雀人驚視也又曰舩三  
百斛曰刀刀貂也短也江南所爲名短而廣安不傾  
危也二百斛已下曰艇其形徑艇一人二人所乘行  
也又曰外狹而長曰艨衝以空敵曰舩自關而東或

謂之舟方舟或謂之杭南楚江湘凡舩大者謂之舩

小舩謂之艦

說文曰舫併舩也

毛詩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  
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又曰二子乘舟思復壽也衛宣  
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而作是詩也二  
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又曰汎汎揚  
舟載汎載浮旣見君子我心則休又曰誰謂河廣曾  
不容刀



左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  
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又曰先軫朝問秦囚公曰  
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  
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冠雉亾無日矣不顧而  
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又曰齊侯  
與蔡姬乘舟于困湯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  
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  
又曰吳伐楚陽西爲令尹卞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  
得上流何故不吉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  
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

魚先楚師繼之大敗吳獲其乘舟餘皇又曰冬晉莩  
飢使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  
汎舟之後又曰晉楚將戰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  
河故敗而先濟也

太公六韜曰殷君喜爲酒池迴船牛飲者三千人又  
曰武王伐殷先出於河呂尚爲後將以四十七艘船  
濟於河

周書曰周成王特於越獻舟

文子曰舟浮江海不爲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爲莫  
知而止

鄧析書曰同舟涉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也  
家語曰舟非水不行水入則舟沒君非民不治民犯  
上則君危

莊子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則夜半有  
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又曰水之積也不厚則  
負其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  
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楚辭曰美要妙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又曰桂擢兮  
蘭棹斲水兮積雪

呂氏春秋曰荆有次非者得寶劍涉江至中流有兩

蛟夾繞其船次非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舟中之人皆  
活荆王聞之仕以執圭又曰伍員如吳過於荆至江  
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渡  
淮南子曰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越船  
蜀艇不能無水而浮又曰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  
人乘船舟而浮於江湖又曰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  
者波至而恐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死  
而反忘生也又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此遊於水也  
又曰公孫龍在趙時諸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弗能  
與遊有客衣褐帶素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

子日門下故有能呼者對曰無公孫龍日與之弟子  
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水汜使善  
呼者呼之而航來

說苑日襄城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編舄立  
乎流水之上大夫莊辛過而說之曰願把君之手其  
可乎襄城作色不言莊辛遷延稱日君獨不聞鄂君  
之遇越人乎鄂君方汎舟於新波之上乘青翰之舟  
張翠羽之蓋會鼓鍾之音越人擁楫而歌日今夕何  
夕兮塞州水流今日何日得與王子同舟山有木兮  
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揄袂而擁之舉

繡被而覆之襄城乃奉手進之

列女傳日趙簡子南擊荆至河津津吏醉臥不能渡  
簡子怒將殺之津吏之女乃持楫而前走日妾父從  
君王將渡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祀九江三淮  
之神不勝杯杓餘瀝醉於此君命誅之願以微軀易  
父之死簡子將渡用楫少一人操楫日妾居河濟之  
間習舟楫之事願備負持楫簡子遂與操度中流奏  
河激之歌簡子乃聘為夫人

郭林宗別傳日林宗遊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音奇  
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曲衣冠諸儒送

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

抱朴子曰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介絜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士又曰欲以弊藥必規升騰者何異策塞驢而欲尋追風擢藍舟而欲濟大川

韓子曰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

孫卿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衝波傳曰孔子使子貢久而不來孔子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晒也賜來也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至矣清旦朝子貢果至驗如顏回之言

漢書曰薛廣德爲御史大夫秋上祭宗廟出東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諫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上不悅先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物理論曰夫工匠經涉河海爲舳舻以浮大川皆成乎巧手出乎聖意

揚子法言曰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

乎道者末矣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民斯安

東觀漢記曰第五倫爲會稽守爲事徵百姓攀轅扣

馬呼曰捨我何之第五倫密委去百姓聞之乘船追

之交錯水中其得民心如此

張璠漢記曰梁異第池中船無故自覆問掾朱穆曰

舟所以濟渡萬物不施遊戲也而今覆者天戒將軍

當濟渡萬民不可長念樂遊而已

華陽國志曰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崎從沅水伐夜

郎將軍至且蘭掾船於岸而步戰旣滅夜郎因留王

滇池以且蘭有椽船牂牁處乃改其名爲牂牁牁

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

魏志曰鄧哀王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

意所及有若成人孫權曾致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

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

所至稱物以載之則立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

吳書曰陸遜破曹休當還西陵公卿並會爲遜祖道

上賜遜御船一舫繒綵舟梁

王隱晉書曰顧榮徵侍中見王路塞絕便乘船而還  
過下邳遂解舫爲單舸一日一夜行五六百里遂得  
免

吳志曰周瑜逆曹公部將黃蓋取蒙衝鬪艦十艘實  
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幙上建牙旗同時發火時  
風猛火盛延燒岸上營曹公軍退敗又曰呂蒙襲關  
羽至潯陽盡伏精兵於構樵中使船中搖櫓作商賈  
服晝夜兼行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又曰董襲討黃  
祖祖橫兩蒙衝夾守沔口以枘櫓大纒繫石爲石襲  
與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

突入蒙衝裏身以刀斷兩纒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  
又曰將軍賀齊性奢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蒙  
衝鬪艦之屬望之若山又曰甘寧厨下見有過走投  
呂蒙蒙出還寧寧許蒙不殺還船縛置桑樹自射殺  
之勅船人更增舸纜解衣臥船中蒙怒欲攻寧蒙母  
諫乃止

晉官閣記曰池中有紫宮舟升進舟曜陽舟飛龍舟  
射獵舟靈芝池有鳴鶴舟指南舟合利池有雲母舟  
無極舟都亭池有常安舟

杜蘭香別傳曰香降張碩碩既成婚香便去絕不來

年餘碩船行忽見香乘車於山際碩不勝驚喜遙往造香見香悲喜香亦有悅色言語頃時碩欲登其車其婢舉扞之巖然山立碩復欲車前上車奴攘臂排之於是遂退

晉中興書曰建興九年冬左將軍王敦遣振威將軍周廣武將軍趙誘受陶侃節度征蜀賊杜弢大戰蜀賊以桔槔打沒侃二十餘艘人皆投水

義熙起居注曰盧循新作八槽艦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

荊州土地記曰桓宣穆遣人尋廬山上有一湖中有

敗船

江表傳曰劉備進駐鄂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未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權軍吏望見周瑜船馳還白備備曰何以知非青徐軍耶吏對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瑜瑜曰有軍任不得委署倘能屈威副其所望備謂張飛關羽曰彼欲致我我今自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沈約宋書曰垣護之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

之三百舸爲前鋒進據右濟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  
十里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及護之間知而虜悉已  
牽玄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鑲三重欲以絕護之還路  
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鑲輒以長柯斧斷之虜不能  
禁唯失一舸

宋元嘉起居注曰有司奏初揚州刺史王弘上會稽  
從事韋詣解列先風間餘姚令何玠之造作平牀一  
乘舸舸一艘精麗過常用功兼倍請免玠今官詔  
可其奏

異苑曰檀道濟元嘉中鎮尋陽入伏誅道濟朱下少

時有人施罟於柴桑江收之得大舸孔鑿若新使匠  
作舸舻勿如折斧工人誤截兩頭以爲不祥殺三巧  
手欲以塞僂匠違約加斲凶兆先邁矣

臨海記曰白鵠山有湖湖中有一石舸舻

詩梁江祿津渚敗舸詩曰可愛木蘭資可憐丹桂質  
逐浪徒言是乘風還自失草蔓船長埋沙巨舸難出  
陸沉成許去無復乘流日

梁王筠詠輕利船應臨汝侯教詩曰君侯飾輕利搖  
蕩邁飛雲凌波漾鷁采映水煥蛟文電流已冠絕鳥  
逝復超羣倏忽方千里戀茲岐路分



善文類聚 舟車音義之十一  
陳張正見後湖汎舟詩曰上苑奢行樂滄池聊薄遊  
汎荷分蘭擢沉槎觸桂舟殘虹收度雨缺岸上新流  
欲知有高趣長揚送麥秋又別韋諒賦得江湖汎別  
舟詩曰千里尋陽岸三翼木蘭船汎青鳧後雞鳴  
白鷺前涵花沒淺纜帶葉動深船不言朝夕水獨自  
限神仙又與錢玄智汎舟詩曰高門事休沐朝野恣  
逢迎還乘金谷水俱望洛陽城舟移津女渡楫動渭  
橋橫風高鴈已落雨霽水還清葉盡桐門淨花秋菊  
岸明欲奏江南曲聊習棹歌行

賦晉棗據船賦曰嘉聖主之神化理通微而達幽棹  
以造舟濟渡汲之絕軌越巨川之玄流運重固之滯  
質雖載沉而必浮且論器而比象似君子之淑清紆  
質朴而無飾內空虛以受盈不辭勞而惡動不偷安  
以自寧且其行無轍跡止無所根不疾而速忽若馳  
奔

贊晉王叔之舟贊曰塗則騁車水惟用舟弱楫輕棹  
利涉濟求緬彼漁人鼓柁清謳

銘後漢李尤舟楫銘曰舟楫之利譬猶與馬載重歷  
遠以濟天下相風視波窮究川野安審懼慎終無不

車

春秋命歷序曰人皇九頭駕六提羽乘雲車使風

禮斗威儀曰山車垂句山車者自然之車也句者曲

也不揉治而自負曲故言垂句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山出根車根車應載養萬物也

括地圖曰奇肱民能為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久奇

肱車至於豫州去玉門四萬里

管子曰奚仲之為車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

機捉相得成器堅固主猶奚仲也言詞動作皆中術

數故眾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為器也

主之所以為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

斲削

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時略加牛禹時

奚仲加馬

釋名曰車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日

車車舍也行者所以若居舍也

史記曰封禪為蒲輪車惡傷土石草木

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

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君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文錦

未有命者不得衣不乘車車衣者有罰  
淮南子曰見飛蓬轉而爲車以類取之也  
賈誼書曰古之爲路輿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揀以  
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  
俯則察地理前規睹則鸞和之響四時之運此乃輿  
教之道也

應劭漢儀曰天子法駕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龍以御  
天下也有五色安車有五色立車各一皆駕四馬是  
爲五時副車

風俗通曰車一兩謂兩兩相與體也原其所以言兩  
者箱裝及輪兩兩而耦故稱兩爾

大戴禮曰王升車則聞鸞和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  
自入也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  
應其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

周書王會曰成王時白州獻比閭者其葉若羽伐其  
木以爲車終日行

漢雜事曰古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服故大  
駕屬車八十一乘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懸豹尾  
以前皆似省中

白虎通曰制車以步故立乘天子大路路大也道也

王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諸侯路車  
大夫軒車士飾車

禮記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國君七  
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又曰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左傳曰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鄭伯之車僨于  
濟又曰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鞞而走又  
曰天王使冢父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  
私求財又曰狄人滅衛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歸公  
乘馬祭服五稱歸夫人魚軒又曰奚仲爲夏車正又

曰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  
大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  
衆寡其上一也太叔曰培塿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  
大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  
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  
之又曰慶封奔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  
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亾也又曰鍼適晉其車  
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  
指

家語孔子曰自南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如行又曰孔子適衛子矯僕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令宦者雍渠駟乘使孔子爲次車遊過市孔子恥之

孔叢子曰孔子使宰予于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爲也王曰何對曰臣自侍衛夫子已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妻不服絲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若夫觀物之麗靡窈妙之浮音夫子過之弗聽也故臣知夫子之不用車也

晏子曰齊人好擊轂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爲新車良馬出與其人相犯曰擊轂者不祥下車而去之然後國人不爲尸子曰文軒六馱是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亾則大者不成也

莊子曰秦王有疾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多

蔡邕獨斷曰凡乘輿車背羽蓋金華又黃屋左翻金燮黃屋者蓋以黃爲裏也左翻者以旄牛尾爲之大如斗在左駢馬頭上金燮者馬冠也

詩梁戴嵩車馬詩曰鞞洛風塵處冠蓋相填咽多稱

魏其冷競隨田蚡熱輪趣白虎第珂聚黃金穴獻酒  
悉蒲萄訓言盡飛鐵東都地已鑄西山綬應結期集  
類蒸煙晚至如吹雪子雲爾何事門巷無車轍

**銘**後漢馮衍車銘曰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  
輪安處國無民誰與

後漢崔駰車左銘曰虞夏作車取象機衡君子建左  
法天之陽正位受綏車不內顧塵不出軌鸞以節步  
彼言不疾彼指不躬玄覽于道永思厥中又車右銘  
曰擇御卜右採德用良詢納耆老于我是匡惟賢是  
師惟道是式箴關旅賁內顧自勅匪望其度匪愆其

則亦戢敦儉禮以華國又車後銘曰敬其在路體貌  
思恭望衡顧轂允慎茲容無或好失匪盤于遊顧省  
厥遺虎尾斯求昭德塞違抑盈以無雖有三晉咸然  
若虛

後漢李尤小車銘曰負蓋象天方輿則地輪法陰陽  
動不相離合之嘽嗟疏達開通兩輜障邪尊卑是從  
輓軌之用信義所同又天駟車銘曰奚氏本造後裔  
飾雍輪以代步屏以從容輪駟并合出入周通追仁  
赴義惟禮是恭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一

合出人民風

禮記曰古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  
禮含文嘉曰燧人氏始炮生為熟  
易曰君子以飲食宴樂又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  
尚書洪範三八政一曰食  
夫傳曰八政何竟先食食者萬物之始人之所本者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二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物部食

餅肉

脯醬

食

禮記曰古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

禮含文嘉曰燧人氏始炮生為熟

易曰君子以飲食宴樂又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

尚書洪範三八政一曰食

夫傳曰八政何竟先食食者萬物之始人之所本者

也

周禮曰王齊則王府供玉食又曰食醬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鴈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嘗放焉

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者遨遊汎若不繫之舟

史記曰韓信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患之乃晨炊蓐食信食時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

怒竟絕乃釣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爲設食信

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說苑曰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裏三旬九食

漢書曰萬石君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子孫有過對案不食

東觀漢記曰汝郁年五歲母疾不能飲食郁亦不肯食母憐之強爲之食飯欺言愈郁視母色未平輒不

食又曰梁鴻少孤以童幼詣太學受業治禮詩春秋常獨坐止不與人同食



王隱晉書曰何曾食日近萬錢猶曰無下著處也又  
曰皇甫謐姑子梁抑爲城陽太守或勸謐送謐曰抑  
爲布衣過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不以酒肉  
爲禮也今作郡而送豈古人之道哉

**啓**梁劉孝威謝東宮賜聖僧餘饌啓曰齊桓柏寢之  
器周穆軒宮之寶乳糜香飯素糝粳漿五杏七桃靈  
瓜仙棗莫不氣馥上天薰流下界石崇芳果金谷僅  
於萬株陳湯木滋林陵幾于千樹猶自高謝珍竒多  
慙品族又謝東宮賜淨饌啓曰糜獻牛牧飯出龍宮  
千品甘露之食百花珍藥之果餅兼髓乳漿苞蔗捺

雕盤流其滋旨寶器委其包香足使五世長者羞彼  
識味一角仙人恥其呪術微物多幸叨奉曲恩性命  
可捐殊私難答

陳徐陵謝勅賜祀三皇五帝餘饌啓曰竊以甘泉之  
殿舊禮義農長樂之宮本圖堯舜自東京晚世曠代  
無聞西漢盛儀復覩今日金壺流十旬之氣玉案備  
十品之羞昔絳羅爲薦旣延王母紫蓋爲壇允招太  
一同斯美號理致衆星臣以餘年豫閒清祀如陪瑤  
席遂飲瓊漿

**移**梁吳筠移曰月光離畢風氣入箕細雨如網細柳

如絲離隔東西之怨眺望山川之阻企龍門而不見  
覓桂枝而延佇此乃方寸之恒情差難得而覩縷也  
亦有鮑叔分財華歆讓位乃相知於平生實忘懷於  
寤寐雞有呼羣之德鹿有食草之美在微物其尚然  
況仁義之君子哉今足下居則廣夏高堂連闥洞房  
綺窓半卷屏風角張指天地如一指安知故人之可  
傷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謂古昔  
之恒談在今日而方見嗚呼如何忘我實多輒欲彈  
琴縱酒於首陽之阿君有厨中腐肉而僕不厭糟糠  
君有鴈鶩之食而余不得一嘗願以小人之腹爲君

子之腸何如哉今欲君之餘江臯綠蔬之苟洞庭紫  
鬣之魚昆山龍胎之肺玄圃鳳足之苴千里尊羹萬  
丈名膾氣馨若闌色美如艾扶南甘蔗一丈三節白  
日炙便銷清風吹即折安定之梨皮薄味厚一歲三  
花一枚二升凡厥上味惟君能友之友不施成君深  
累於神爲不祥於人爲憊義

餅

漢書曰宣帝微時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亦以自  
怪

三輔舊事曰太上不樂關中高祖徙豐沛屠兒沽酒

賣餅商人立爲新豐縣故一縣多小人

三輔決錄曰趙歧避難至北海於市中販胡餅孫嵩乘犢車入市見歧疑非常人問曰自有餅耶曰販之嵩曰買幾錢賣幾錢收曰買三十賣亦三十嵩曰視處士之狀非賣餅者乃開車後載還家

**賦**晉束皙餅賦曰立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凝口外充虛解戰湯餅爲最弱似春綿白若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遍行人失涎於下風童僕空噍而斜眄擊器者舐脣立侍者乾咽

**說**梁吳均餅說曰宋公至長安得姚泓時故大官

程季者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何者最先季曰仲秋禦景離蟬欲靜燮燮曉風淒淒夜冷臣當此景唯能說餅公曰善季乃稱曰安定噎鳩之麥洛陽董德之磨河東長若之葱隴西舐背之犢抱罕赤髓之牟張掖北門之豉然以銀屑煎以金銚洞庭負霜之橘仇池蓮蒂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剉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銀泥旣聞香而口悶亦見色而心迷公曰善

肉

左傳曰晉侯與齊侯接壺晉侯曰有酒如川有肉如

坻寡人中此為諸侯師

戰國策曰晚食以當肉安行以當車

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宮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宮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太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又曰鮑宣云公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

賜賓客漿酒藿肉

視酒如漿  
視肉如藿

桓譚新論曰關東鄙語曰人聞長安樂出叫向西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嚼

**啓**梁劉孝綽謝安成王賚祭孤石廟胙肉啓曰味過淪鳳珍越屠龍故使屏翳收風馮夷淨浪神居鷁首獨汎安流民幸同附得微邁迂復等受釐預頒純嘏恩靈所降信次委積報生以死竊聞斯義

脯

呂氏春秋曰趙宣孟之絳見骹桑之下有臥餓人宣孟與脯二胸拜受而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

遺之宜孟更賜之脯二束而去

尚書大傳曰散宜生闕天南宮括三子俱學乎太公太公見三子之爲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爲朋友

漢書蜀氏以賣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

論衡曰儒者言泰平時筭甫生於厨中厨中自生肉脯薄如筭形

神仙傳曰王遠至蔡經家與麻姑共設肴饍擗脯而行云是麟脯又曰左慈詣劉表云有薄禮願以犒軍表使取之有酒一器有脯一盤千餘人共舉不能勝慈自取之引入求書刀削脯投地百人接酒及脯賜

兵人人酒三杯酒如故脯亦不減

**啓**梁孝威謝東宮齋鹿脯等啓曰上林絕胡人之搏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猶有班超遊獵李廣馳射遠歸於厨吏入貢於腊人形圖三事之車影入九仙之鏡

**醬**

論語曰不得其醬不食

漢書曰劉歆謂楊雄曰今學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

又如玄何吾恐後人覆醬甌 甌音部水

風俗通曰醬成於鹽而鹹於鹽夫物之變有時而重

**啓**梁劉孝儀謝晉安王齋蝦醬啓曰龍醬傳甘退成

可陋蚺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未之能覆嘉賓  
流歎羞無辭寔

鮓

列異傳曰費長房又能縮地脉坐客在家至市買鮓  
一日之間人見之千里外者數處

列女後傳曰吳光祿勳孟宗爲監魚池司馬罷職道  
作兩器鮓以歸奉母母怒之曰吾老爲母戒言唯聽  
飲彼水何吾言之不從也宗曰於道作之非池魚也  
母曰汝爲主魚吏而獲鮓以歸豈可家至戶告耶乃  
還鮓於宗宗伏謝罪遂沉鮓於江

世說曰有人遺張華鮓者華見之謂客曰此龍肉鮓  
也鮓中則有五采光試之果如言後問其主云於茅  
積下得白魚所作也又曰陶侃少時作魚梁吏嘗以  
一坩鮓餉母母封鮓及書責侃曰汝爲吏以官物見  
餉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也

啓齊王融謝司徒賜紫鮓啓曰東越水羞寔罄乘時  
之美南荆任土方揖鮓魚之最

陳周弘正謝勅賚紫鮓啓曰珍韜江浦味越各川昔  
聞八駿東征上收黑水之麥七華西討才獲苦山之  
菜豈如兩階于舞四方來格臨朝拱默任土爭貢

酪蘇

釋名曰酪澤也乳汁所作使人肥澤也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云仙次藥有太玄之酪

晉太康起居注曰詔云尚書令荀勗既久羸毀可賜

乳酪太官隨日給之

西河舊事曰祁連山冬夏寒涼宜收牛羊充肥乳酪

好

郭子曰陸機詣王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指以示陸

卿東吳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萹羹未下鹽豉

笑林曰吳人至京為設食者有酪蘇來知是何物也

強而食之歸吐遂至困頓謂其子曰與儉人同死亦

無所恨然汝故宜慎之

啓梁沈約謝司徒賜北蘇啓曰曠阻陰山之外眇絕

蒲海之東自非神力所引莫或輕至聖慈普洽遍蕩

微停鑣懼喘既弘道於世務方駕四衢又興言於俗

表

米

古史考曰神農時民食穀釋米加燒石上而食之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曰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

之實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從車百

乘積粟萬鍾重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藜藿爲親負米而不可復得也

孫卿子曰仁義禮智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米粟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者窮漢書曰宣曲任氏其先爲督道倉秦敗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萬錢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又曰賈捐之云武帝元狩六年太倉粟紅腐不可食又曰東方朔云如以臣言無可用之宜捐棄無空索長安之米

東觀漢記曰馬援勸光武伐隗囂聚米爲山川地勢上曰虜在吾目中矣又曰第五倫性節儉作會稽郡雖爲二千石臥布被自養馬妻炊爨受俸祿常求赤米與小吏受等財留一月俸餘皆賤糶與民飢者羸九州春秋曰臧洪爲青州刺史爲袁紹所圍糧食盡厨有米三升主簿啓進內稍以爲糜粥洪歎曰吾獨食此何味命使爲薄粥與衆共歎之

吳志曰魯肅以振窮士爲務甚得邑人歡心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告資糧肅家有困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困與瑜瑜益知其竒也遂相親結



定僑札之分又曰全琮父使琮賚米數斛到吳有所  
市具琮至皆散空船而還父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  
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  
報父便以竒之

語林曰陳壽將爲國志謂丁梁州曰若可覓千斛米  
見借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以無傳

世說曰郗嘉賓餉釋道安米千斛道安荅直云損米

愈覺有待之煩

啓齊王融謝勅賜米啓曰臣無王陽之術計然之智  
不能負粟百里分地一塵上虧溫養自取飢切豈悟

外恩橫集天私妄委

梁簡文帝謝勅賚長生米啓曰堯禾五尺未足稱珍  
漢苗九穗方斯非擬如隨瑞鹿若降神鳥暮律向遊  
獻春方始食乃民天之貴粒有延齡之名藉此資身  
因斯養性

梁庾肩吾謝東官賚米啓曰渚水鳴蟬香聞七里瓊  
山合穎租歸十縣肩吾人慙振藻徒降雲間之松職  
濫便繁空撤家承之俸成珠委地事重逢仙游王爲  
糧珍踰入楚雖復激水滄流不待濫河之說春風掃  
地方誦文學之篇又謝湘東王賚米啓曰竊以月滿

則虧恩來無爽海潮雖大萬江恒注遂使連箱委地  
不殊陽翟盈倉接宇寧異海陵

周庾信謝趙王賚米啓曰比陋巷簞瓢櫛風沐雨剝  
榆皮於秋塞掘蟄燕於寒山仰費國租遂開塵甑非  
丹竈而流珠異荆臺而炊玉東方朔之俸米旣息長  
飢西門豹之墾田方慙此賚

### 酒

古史考曰古有醴酪禹時儀狄作酒

毛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禮記曰先王爲酒醴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

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

左傳曰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厨有臭肉樽有敗酒將  
軍子重諫曰今君厨肉臭而不可食樽酒敗而不可  
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  
曰請有酒投之士有食饋之賢

楚辭曰蕙肴烝芳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自強命曰明腸之食

黃石公記曰昔者良將用兵人有饋一單醪者使投  
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夫單醪不能味一河水

三軍思爲之死非滋味及之也

史記曰晉擊秦繆公傷於是歧下食善馬者三百人

馳冒晉君圍遂脫繆公而返生得晉君初繆公以善

馬歧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逐得欲法之

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

乃皆賜酒而赦之又曰高帝除秦苛法爲簡易羣臣

飲酒爭功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也說上願以

諸弟子共起朝儀後七年長樂宮成羣臣皆朝十月

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

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

酒無敢失禮者高帝乃曰吾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

漢書曰百米旨酒百曰之米酒也味或作米布蘭生芬布列若蘭之生也又

曰于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飲益精明

神異經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

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日飲天酒五斗天酒甘露也不

食五穀魚肉唯飲天酒忽有飢時向天乃飽好遊山

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又曰西北荒

中有酒泉人飲此酒酒美如肉清如鏡其土有玉樽

取一樽復一樽出與天地同休無乾時飲此酒人不

死長生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  
肝頭目口齒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莫知也  
時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獄  
處也上使按此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  
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  
匹後屬車上盛酒爲此也

十洲記曰瀛洲有玉膏如酒味名曰玉酒飲數升輒  
醉乃令人長生

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  
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

能飲吾子何辭焉

續漢書曰盧植能飲一石不醉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旦進樹酒降神畢各舉椒酒  
於其家長

魏略曰太祖禁酒而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白酒爲  
賢者清酒爲聖人

博物志曰西域有蒲萄酒積年不敗彼俗傳云可至  
十年欲飲之醉彌日乃解

干寶晉紀曰杜豫作河橋成武帝幸橋讌舉觴勸豫  
曰非卿此功不能就豫曰自非陛下之聖明則臣無

所施其愚巧也

晉中興書曰畢卓嘗謂人曰右手執酒杯左手執蟹螯柏浮酒地中便足了一生

語林曰劉伶字伯倫飲酒一石至醒復飲五斗其妻責之伶曰卿可致酒五斗吾當斷之妻如其言伶呪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莫可聽

詩宋陶潛飲酒詩曰既醉之後輒以數句自娛紙墨遂多別辭無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爲談笑也有客常同止趣舍邈異景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

大笑發言各不領

周庾信報趙王賜酒詩曰梁王修竹園冠蓋風塵喧行人忽枉道直遂桃花源稚子還羞出驚妻倒閉門始聞傳上命定是賜中樽野鑪燃樹葉山杯捧竹根風池還更暖寒谷遂長暄未知稻梁鴈何時報君恩又正旦蒙趙王賚酒詩曰正旦辟惡酒新年長命杯柏葉隨銘至椒花逐頌來流星向擬落浮蟻對春開成都已救火蜀使何時迴又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送詩曰細柳望蒲臺長河始一迴秋葉幾迴落春蟻未曾開瑩角非難馭椎輪稍可催只言千日飲舊逐

中山來又就蒲州刺史乞酒詩曰蕭瑟風聲慘蒼茫  
雲貌愁鳥寒栖不定池凝聚未流蒲城桑葉落灞岸  
菊花秋願持河朔飲分勸東陵侯又谷王褒餉酒詩  
曰今日小園中桃花數樹紅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  
風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仙人一捧露判不及杯  
中

賦漢楊雄酒賦曰子猶甔矣觀甔之居居井之涓處  
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  
牽於纏微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  
盡日盛酒人復藉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

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

魏陳王曹植酒賦曰余覽楊雄酒賦辭甚瑰瑋頗戲  
而不雅聊作酒賦粗究其終始嘉儀氏之造思亮茲  
美之獨珍仰酒旗之景曜協嘉號於天辰穆生失禮  
而辭楚侯羸感爵而輕身其味有宜城醪醴蒼梧縹  
清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成或雲沸川涌或素蟻如  
萍爾乃王孫公子遊俠翱翔將承歡以接意會陵雲  
之朱堂獻酬交錯宴笑無方於是飲者並醉從橫謹  
譁或揚袂屢舞或扣劍清歌或嘖蹴辭觴或奮爵橫  
飛或歎驪駒旣駕或稱朝露未晞于斯時也質者或

文剛者或仁卑者忘賤囊者忘貧於是矯俗先生聞之而歎曰噫夫言何容易此乃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于觴酌流情縱佚先生所禁君子所斥魏王祭酒賦曰帝女儀狄旨酒是獻苾芬享祀人神式宴辯其五齊節其三事醜沉盎泛清濁各異章文德于廟堂協武義于三軍致子弟之孝養糾骨肉之睦親成朋友之懽好贊交往之主賓既無禮而不入又何事而不因賊功業而敗事毀名行以取誣遺大恥於載籍滿簡帛而見書孰不飲而羅茲罔非酒而惟事昔在公旦極茲話言濡首憂舞談易作難大禹

所忌文王是艱

晉張載鄴酒賦曰惟聖賢之興作貴垂功而不泯嘉康狄之先識亦應天而順民擬酒旗於玄象造甘醴以怡神雖賢愚而同好似大化之齊均物無往而不變獨居舊而彌新經盛衰而無廢歷百代而作珍若乃中山冬啓醇酎秋發長安春御樂浪夏設縹蟻萍布芬香酷烈垂嘉稱於百代信人神之所悅故爲其酒也殊功絕倫三事旣節五齊必均造釀以秋告成以春備味滋和體淳色清宣御神志導氣養形遺憂消患適性順情於是糾合同好以遊以遊嘉賓雲會

矩坐四周設罍樽於南楹酌浮觴以施流備鮮肴之  
綺錯進時膳之珍羞禮儀攸序是獻是酬咸得志以  
自足願棲遲於一丘於是歡樂既洽日薄西隅主稱  
湛露賓歌驪駒僕夫整駕言旋其居乃憑軾以迴軌  
騁輕駟於通衢及衡門以隱跡覽前聖之典謨感夏  
禹之防微悟儀氏之見疏鑒往事而作誠罔非酒而  
惟愆哀秦穆之見謬惜三良之殲賢嘉衛武之能悔  
著屢舞於初筵察成敗於徃古垂將來於茲篇

**頌**魏劉伶酒德頌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  
期為須臾日月為牖戶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

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  
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  
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陳說禮法  
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捧罍承槽銜杯歡醪奮鬚箕踞  
枕麴籍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

**引**梁朱异田飲引曰十田字兮京之陽面清洛兮背  
修卬屬風林之蕭瑟值寒野之蒼茫鵬紛紛而聚散  
鴻冥冥而遠翔酒沉兮俱發雲沸兮波揚豈味薄於  
東魯鄙蜜甜於南湘於是客有不速朋自遠方臨清  
池而絳器闢山牖而飛觴促膝兮道故久要兮不忘



聞談希夷之理或賦連翩之章

戒晉庾闡新酒戒曰蓋神明智惠人之所以靈也好惡情欲人之所以生也明智運於常厓好惡安於自然吾固以窮智之害性任欲之喪真也於是推金壘碎玉椀破兕觥捐觚瓚遺舉白廢引滿使巷無行盃家無停壺剖樽折杓沈炭銷鑪屏神州之竹葉絕縹醪乎華都言未及盡有一醉夫勃然作色曰蓋空桑珍味始於無情靈和陶醞奇液特生聖賢所美百代同營故醴泉涌於上世懸象煥乎列星斷蛇耜以興霸折獄者以流聲是以達人暢而不壅抑其小節而

濟大通子獨區區檢情自封無或口閉其味而心馳其聽者乎庾生曰爾不聞先哲之言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而情之好惡無節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惡迹止步滅影即陰形情絕於所託萬感無累乎心心靜則樂非外唱樂足則欲無所淫唯味作戒其道彌深賓曰唯唯敬承德音

啓梁劉孝儀謝東宮賚酒啓曰異五齊之甘非九醞之法屬車未曾載油囊不得酷試儔仙樹葛玄泥首才比蒲桃孟佗銜壁固知託之養性妙解怡神擬彼

聖人羞得連類

書後漢孔融難魏武帝禁酒書曰公初當來邦人咸  
抃舞踊躍以望我后亦既至止酒禁施行天垂酒旗  
之曜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堯非千鐘無以  
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疑  
肩卮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引卮酒  
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揚其靈袁盎非  
醇醪之力無以服其命定國非酣飲一斛無以決法  
令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以餽糟歎離  
身困於楚猶是觀之酒何負於治者哉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二終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三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雜器物部

鼎

卮

鉢

盃

鼎

說文曰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彝器也昔禹貢九牧  
之金鑄鼎荆山之下以入山林川澤魍魎魍魎莫能  
逢之又曰鼎上大下小

爾雅曰鼎絕大謂之鼐鼐圜弁上謂之鼐鼐子鼎附耳  
外謂之翼

周易曰鼎象也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六五鼎黃耳  
金鉉利貞上九五鉉大吉

禮記曰崇鼎貫鼎大黃封父龜天子之器

毛詩曰緜衣其絰載弁依依自堂徂基自羊徂牛彛  
鼎及彛

三禮鼎器圖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  
金有鼻日以銅爲之三足

左傳曰宋華督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子鄭而  
立之以郕大鼎賂公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太  
廟非禮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離官王使

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  
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  
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  
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周德雖衰天命  
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又曰徐子及邾人莒人會  
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

墨子曰巫馬子問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墨子  
曰鬼神明於聖人猶聰明耳目之與聾盲也若夏后  
開使飛廉折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使翁難乙灼自  
若之龜成曰鼎成四足而方不灼自成不舉自藏不

遷自行乙又言繇曰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  
九鼎既成而遷三國此知必千年無聖之智豈能知  
哉

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媵臣負鼎俎  
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又曰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  
赤鼎絕臚死又曰秦武時汾陰巫錦為民祠魏睢后  
土得鼎鼎大異於衆鼎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  
上薦之至中山山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  
以祭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有司皆曰黃  
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今

鼎至甘泉承休無疆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而帝者心  
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于帝庭以合明  
應制曰可

淮南子曰闔閭伐楚五戰六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

之鼎

高府太倉也形九龍於鼎以為各言大鼎鞭平王之墓舍昭王宮

說苑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於是使人三足鼎  
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苞直行耶讓  
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成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  
天大雨

東觀漢記曰永平六年廬江太守貢寶鼎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葬女於郭西閭門外鑿地爲池積土爲山文石爲椁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之  
南越書曰熙安縣山下有神鼎天清水澄則見鼎刺史劉道錫常使繫其耳而牽之耳脫而鼎潛旣而執紉者莫不疾耳盖尉他之鼎又曰永城縣江前有神鼎圓數里耳高五六丈葛稚川云赤松子陶金丹鼎晉中興書曰神鼎見鼎者仁器也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沒而盈煙煴之氣自然所生也亂則藏於深山文明應運而至故禹鑄鼎以擬之

**盈**後漢崔瑗竇大將軍鼎銘曰大禹鑄鼎象物百神饗帝養賢命錫宗臣三距金鉉公德配焉雉膏之美成在擇人惟王建國分之彝器鼎爲元寶君臣亨位足勝其任鬻保寶器持盈若冲滿而不溢黃耳不革玉鉉終吉禹鏤其鼎湯刻其盤紀功申戒貽則後人後漢李尤鼎銘曰五鼎大和滋味集具雖快其口損之爲務

古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拘邑賜爾和鸞黼黻琫弋尸臣拜手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

後漢崔駰仲山父鼎銘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

善之類聚 卷之三十三  
方雨虧悔終吉有福足勝其任公餗乃珍於高思危  
在滿戒溢可以永年天之大理

梁周捨鼎銘曰天下寧康異方同軌九牧作貢百司  
成理範金鑄器戒鎮階所波圓月鏡傳之無已

鎗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銅龍頭鎗

笑林曰太原人夜失火出物欲出銅鎗誤出熨斗便  
大驚惋語其兒曰異事火未至鎗已被燒失脚

詩梁吳筠以服散鎗贈殷鈞詩曰王鉉布交文金丹  
煥仙說九沸翻成緩七轉良爲切執以代疏麻長貽

故人別

鉢

浮圖澄傳曰澄以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  
蓮華

西域傳曰諸國志曰佛鉢在乾陀越國青玉也受三  
斗許彼國寶之供養願終日花香不滿則如言也願  
一把滿亦隨言也

交州雜事曰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臨邑王花然  
所獻銀鉢一口水精鉢一口

支僧載外國事曰佛鉢在大月氏國一名佛律婆越

善類身 卷之七十一  
國是天子之都也起浮圖浮圖高四丈七層四壁裏  
有金銀佛像像悉如人高鉢處中央在第二層上作  
金絡絡鉢鍊懸鉢鉢是石也其色青又曰摩竭提國  
在迦維越之南相去四十由旬貝多樹去摩竭提三  
十里一名毗波梨佛唯在此一樹下坐滿六年長者  
女以金鉢盛牛乳糜上佛佛得乳糜往尼連禪河浴  
浴竟於水邊嗽糜嗽糜竟擲鉢水中逆流可百步許  
然後鉢復流河中架梨船龍王接取鉢在宮中供  
法顯記曰弗樓沙國有佛鉢昔月氏王大興衆來伐  
此國取佛鉢既服此國已月氏王篤信佛法欲持鉢

去去乃校飾大象置鉢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進更  
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能進王知與鉢無緣  
深自愧歎卽於此處起塔及僧伽藍

啓齊王融謝安陸王賜銀鉢啓曰素人之貴有訪仙  
經鐫刻可竒見符神鼎撤膳器於珍羞之席降寶玩  
於簞瓢之門

梁劉孝儀謝鄱陽王賜鉢啓曰珍窮貨貢製極範金  
用貴寶樽文包龍鼎雕鏤海籍圖載山經閱衆靈於  
器中弄神姦於掌裏足令任后所欲遠慙漢世少君  
有觀遙凭齊寢

壺

抱朴子曰取金液及水銀以黃土壺盛置之猛火土皆化為丹以此丹金為盤盃食其中令人長生

袁彦伯羅山疏曰善道門戶在石室北壁下形骸朽壞止有白骨在昔成都識此道士聞之使人慨然其

業行殊異異當蟬蛻解骨耳石室中先有壺盛香得便掃除燒香

啓梁皇太子謝勅齊廣門壺等啓曰淮南承月之杯豈均符采西國浮雲之椀非謂瑰奇臣南珍靡究未讀奏曹之表方物罕逢不識議郎之畫

盤

周官曰王府掌王之金玉若合諸侯則供珠盤玉

禮記曰湯之盤銘德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

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盤銘

刻戒於盤極猶盡也君子新其德盡其心力不有餘也

左傳曰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教台遂入郟取其鍾以為公盤

其鍾以為公盤

史記曰毛遂謂楚王之左右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

奉銅盤血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啖盟而定從次者

吾君次者遂定從於殿上遂右手持盤而左手招十



九人曰公相與啜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孫卿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圓則水圓盤方則水方

神異經曰西北有金樓上有銀盤廣五十丈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帝宮命侍女索桃須臾以玉盤盛桃七枚大如鴨卵形圓色青以呈王母王母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枚矣

應劭漢官儀曰封禪壇南有玉盤盤中有玉龜

風土記曰越俗飲宴卽鼓盤以爲樂取太素園盤以

廣尺六者抱以著腹以右手五指更彈之以爲節舞者應節而舉

註梁沈約詠竹檳榔盤詩曰梢風有勁質乘用道非一平織方以文穹成圓且密

賦魏毋丘儉承露盤賦曰樹根芳林濯景天池嘉木靈草綠葉素枝飛閣鱗接而從連層臺偃蹇以橫施竈龍怪獸嬉遊乎其中詭類壯觀雜遝衆多若乃肇制模鎔應變入神窮數極理究盡物倫命班爾召淳均撰蘭藉簡良辰采名金於崑丘斬扶桑以爲薪詔燭龍使吐火運混元以陶甄毆陰陽而役神物豈取

力於烝民用能弗營不日而成匪雕匪斲天挺之靈  
雄幹碣以高立于雲霧而上征蓋取象於蓬萊實神  
明之所憑峻極過於閬風鳳高翔而弗升遠而望之  
若紫霓下鄰雙鴟集焉卽而視之若瓊琳之柱華蓋  
在端上際辰極下通九原中承仙掌旣平且安越古  
今而無匹信竒異之可觀又能致休徵以輔性豈徒  
虛設於芳園采和氣之精液承清露於飛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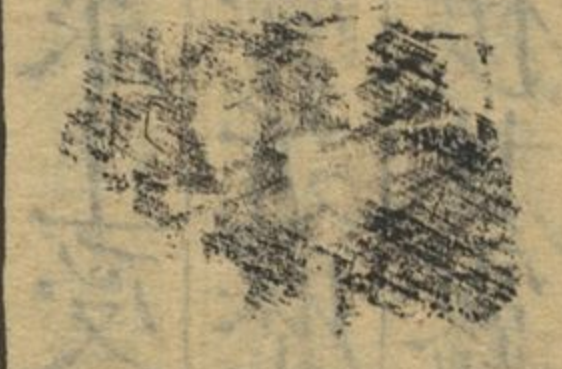
**銘**後漢李尤盤銘曰或以承觴或以受物旣舉清觴  
又成口實

魏母丘儉承露盤銘曰赫赫聖魏紹天惟則承露瑰  
生爰詔懿德下有蛟龍偃蹇虬紛上有層盤厲彼奇  
雲修莖擢擢高弗可及仙掌峇峇零露是集有直其  
體有固斯基休徵攸降神明攸持少昊惟好我后斯  
同以近眉壽以保萬邦

魏陳王曹植承露盤銘曰峇峇承露峻極大清新石  
礪碑洪基岳停下替醴泉上受雲英和氣四克翔鳳  
所經匪我明后孰能經營近歷闡度三光朗明珠俗  
歸義祥瑞混并鸞鳳宸棲甘露宵零神明攸協高而  
不傾奉戴巍巍恭統神器固若露盤長存永貴賢聖  
繼跡弈世明德不忝先功保茲皇極垂祚億兆永荷

天秩

晉殷仲堪酒盤銘曰



樽

爾雅曰彝卣罍器也小罍謂之坎卣中樽也

禮記曰廟堂之上罍樽在阼犧樽在西又曰泰有虞氏之樽也山罍夏后氏之樽著殷樽犧象周樽莊子曰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以文之其斷在溝

中也此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

淮南子曰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設樽耶過者斟酌各得其宜又曰天奉一爵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挈萬石樽則曰汗交也又况羸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者乎二者重於樽亦遠矣遠猶多也

漢書曰成都侯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之事邑唯樓護自安舊節邑亦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向正坐

禮記

禮記卷之七十三

十一

東觀漢記曰劉文及蘇茂易永上遣王霸討之霸至  
遂閉門堅守勞賜吏士作冑樂賦賊懼呼雨射營中  
霸前酒樽

孔融別傳曰融常歎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吾  
無憂矣

**詩**魏文帝詩曰良辰起初節高會構懽娛明爵浮象  
樽珍膳盈豆區

**銘**後漢崔駰樽銘曰惟歲之元朝賀奉樽金罍犧象  
嘉禮具存獻酬交錯萬國咸歡

後漢蔡邕酒樽銘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德將無荒

過則荒沉盈而不冲古人所箴尚鑒茲器茂勛厥

後漢李尤樽銘曰樽設在堂以俟俊乂三山共承雕

琢錯帶

晉孫綽樽銘曰大匠體物妙思入神儀彼靈禽制器  
為人虛以含文以飾身湛此玄醴廷我嘉賓興懷  
寄詠聊以標設詳觀茲器妙巧竒絕酌焉則注受滿  
則側吐寫適會未見其竭與之無若施而有節玄應  
忘知切存不伐王公擬之德齊上哲

宋何偃常滿樽銘曰貞明麗象吳食中望唯茲竒器  
神絕莫尚斟酌賦受不踰其量鳧鷖之詩豈伊異況

卮

韓子曰棠谿空見昭侯曰今有白玉卮而無當瓦器有當君渴將何以飲曰以瓦器空曰白玉卮美而君不以其無當耶曰然空曰為人君漏泄羣臣語猶玉卮無當也空每見出昭侯必獨臥唯恐夢言世妻戰國策曰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入城移師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謝賀戰勝起而曰臣竊譬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

蛇曰吾能為之足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酒

鹽鐵論曰川源不能實漚卮

漢書曰高祖奉玉卮為太上皇壽又曰初何武為涿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故厚之後壽為大司農其兄子為廬江長史時武為揚州刺史奏事在邸春壽兄子適長安壽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酒酣見其兄子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駑下未曾省見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以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

隱逸乃當召見不可以所私問顯強之不得已召見  
賜卮酒

**賦**晉傅咸汙卮賦曰人有遺余琉璃卮者小兒竊弄  
墮之不絮意既惜之又感物之汙辱乃喪其所以為  
寶况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有金商之瑋寶稟乾  
剛之淳精歎春暉之定色越冬冰之至清爰甄陶以  
成器逞異域之殊形猥陷身於醜穢豈厥美之不惜  
與觴杓之長辭曾瓦匱之不若

**頌**後漢崔駰漢明帝頌曰帝乃負宸執胃覆珪運斗  
杓以酬酢酌酒旗之玉卮

杯

山海經曰大戎國有一女子方跪進玉杯食

禮記曰父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孝子凡親之器物哀則不忍用也圈屈木所為也卮匱之屬也

管子曰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盍不為

寡人壽叔牙奉杯而起

文子曰清之為明杯水見眸子濁之言聞河水不見

泰山

韓子曰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上  
形必將犀王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美菽藿則必薦豹

胎又曰樂羊爲魏文侯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樂羊坐於幕下而饗之盡一杯淮南子曰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也然祭者用大也一杯酒甘蠲潰其中匹夫不嘗小也

十洲記曰周穆王時西域獻夜光常滿杯杯容三升是白玉之精光明照徹夜以杯於庭中以向天比旦而水升滿中汁甘而香美斯實靈器

漢書曰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盜文帝怒下廷尉治按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弃市上大怒曰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所以奉宗廟意也

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矣假令愚民取長陔一杯土

不欲指言故以取上喻之陛下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太

后言之乃許之又曰元帝徵貢禹爲諫議大夫禹奏

臣當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金銀飾非常所以食臣

下也又曰王嘉爲丞相數上事言不宜封董賢上怒

有詔收謁者即召丞相詣廷尉詔獄掾吏涕泣共和

藥進嘉曰將相不對強吏陳寃君侯宜引決嘉引藥

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

伏刑都市以示萬衆豈兒女子耶何謂咀藥而死又曰朱博爲御史大夫爲人廉儉食不重味案上不過

三杯夜寢早起妻子希見其面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宋叔平為定陵令素杯食飯

論衡曰河東須曼都好道去家三年而反曰去時有

數仙人將上天離月數里而止月之旁甚寒淒愴飢

欲食輒飲我流霞一杯每飲數月不飢

王逸子曰顏淵之簞瓢則勝慶封玉杯何者德行高

遠能絕殊也

陶侃故事曰侃上成帝螺杯一枚

南州異物志曰鸚鵡螺狀似霞杯形如鳥頭向其腹

視似鸚鵡故以為名

南越志曰南海以蝦頭為杯鬚長數尺金銀鏤晉康

州刺史常以杯獻簡文用以盛藥未及飲無故酒躍

於外時廬江太守曲安遠頗解術數即令筮之安遠

曰即三旬後庭將有喜慶者

後漢馮敬通杯銘曰樂則思舊燕則思權民之失

德乾餽以愆

後漢李尤杯銘曰小之為杯大之為聞杯聞之用無

施不可以飲以享慎斯得正周公之美驕吝為病

梁陸倕蠡杯銘曰用邁羽杯珍愈渠椀實同蠡測形

均樸滿伊我疲病獨居無伴所不比挹誰誚誰緩



盃

方言曰楚魏宋之間盃謂之盃

說文曰盃小盃也

吳志曰曹公出濡須甘寧為前部督受勅斫敵前營  
孫權特賜米酒衆者寧乃以銀椀酌酒自飲兩椀乃  
酌與其都督督伏不肯時持寧引自削置膝上呵之  
曰卿見和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  
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通酌共各一  
銀椀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  
咸康起居注曰詔使遼東使段遼等琉璃盃

**賦**魏陳王曹植車渠椀賦曰惟斯椀之所生于  
之峻涓采金光以定色擬朝陽而發輝豐玄素之  
曄帶朱榮之歲蕤緼絲綸以肆采藻繁布以相追翩  
飄颻而浮景若驚鵠之雙飛隱神璞於西野彌百葉  
而莫希于時乃有明篤神后廣彼仁聲夷慕義而重  
使獻茲寶於斯庭命公輸使制匠窮妍麗之殊形華  
色燦爛文若點成鬱翳雲蒸蛇蜒龍征光如激電影  
若浮星何神怪之巨偉信一覽而九敬雖離朱之聰  
目由炫耀而失精何明麗之可悅起羣寶而特章俟  
君子之閑宴酌甘醴於斯觴既娛情而可貴故求御

而不忘

魏應瑒車渠椀賦曰惟茲椀之珍瑋誕靈岳而竒生  
扇不周之芳烈浸瓊露以潤形蔭碧條以納曜翕朝  
霞而發榮紛玄黃以彤喬擘豹變而龍華象蜿蜒之  
輔體中含曜乎雲波若其衆色鱗聚卓度詭常網緼  
雜錯乍圓乍方蔚術繁興散列成章揚丹流縹碧玉  
飛黃華氣承朗內外齊光

魏徐幹車渠椀賦曰園德應規巽從易安大小得宜  
容如可觀盛彼清醴承以瑀盤因歡接口媚于顏  
晉潘尼琉璃椀賦曰覽方貢之彼珍瑋茲椀之獨竒

濟流沙之絕險越葱嶺之峻危其由來也阻遠其所  
託也幽深據重巒之億仞臨洪溪之萬尋接玉樹與  
瓊瑤鄰沙棠與碧林瞻閭風之崔嵬顧玄圃之蕭參  
光映日曜圓成月盈纖瑕因麗飛塵靡停灼爍兮燭  
表裏相形舉茲椀以酬賓榮密坐之曲宴流景爛晃  
以內啟清醴瑤琰而外見

陳江總瑪瑙盃賦曰翠羽流霞之杯諒無聞於瑋麗  
豈匹此之竒瓌爰覩殊特臻自西國狀驚鶴之點潰  
似遊龍之割刻士衡譬之雲采中即羞其馬勒于時  
北園清夏東閣浮涼山交枝而影雜水沉葉而流香

蟬無風而引短鷺出迥而飛長副君海亭岳峙紙落  
金鏘獲阿宗之美寶命河朔之名觴寶出崑崙之仙  
阜觴即玄洲之玉酒酒既醉而還年益稍酌而延壽  
仰天縱之體物銘歌器兮何有

**書**秦嘉妻與嘉書曰分奉金錯椀一枚可以盛書水  
琉璃椀一枚可以服藥酒

**表**梁諸葛恢表曰詔云行當則離以爲悵罔分致毘  
甦一劍一琉璃椀一貴達心領錄之天恩望極天地  
施鈞不異遠近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三



